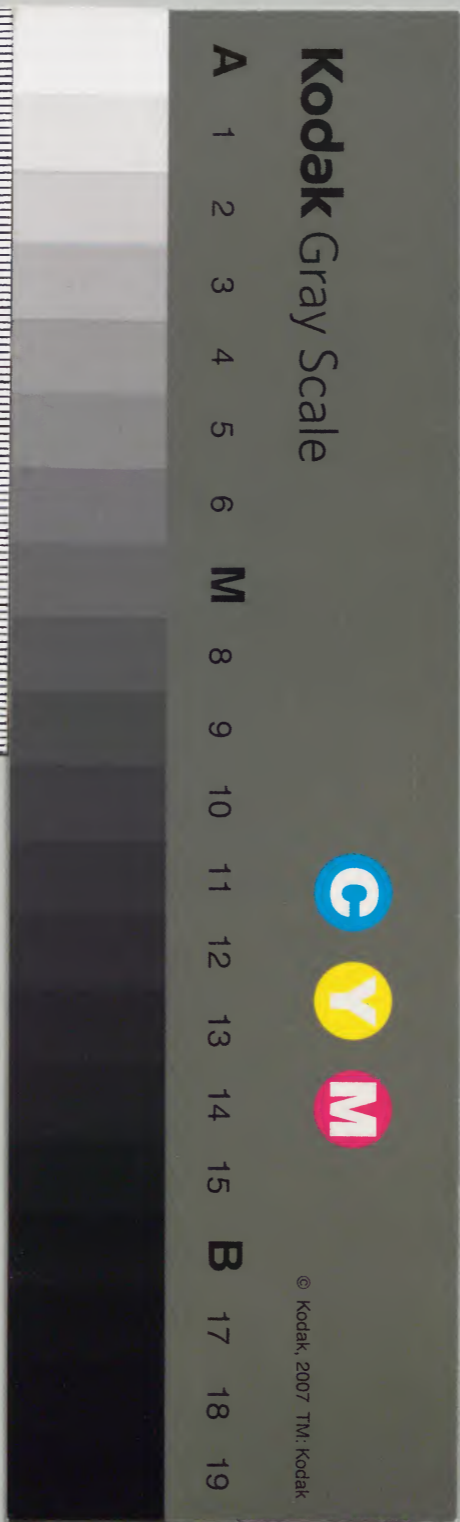


南齊書

卷四十二之五十一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133)		
函號	別	10	1



南齊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二十三 草文庫

梁蕭子顯撰

王晏

蕭謚

蕭坦之

江祜

王晏字士彥琅邪臨沂人也祖弘之通直常侍父金曜

祕書監宋大明末晏起家臨賀王國常侍員外郎巴陵  
王征北板參軍安成王撫軍板刑獄隨府轉車騎晉熙  
王燮爲郢州晏爲安西主簿世祖爲長史與晏相遇府  
轉鎮西板晏記室諮議沈攸之事難鎮西職僚皆隨世  
祖鎮盆城上時權勢雖重而衆情猶有疑惑晏便專心  
奉事軍旅書翰皆委焉性甚便僻漸見親侍乃留爲上  
征虜撫軍府板諮議領記室從還都遷領軍司馬中軍  
從事中郎常在上府參議機密建元初轉太子中庶子  
世祖在東宮專斷朝事多不聞啓晏慮及罪稱疾自疎  
尋領射聲校尉不拜世祖卽位轉長兼侍中意任如舊  
永明元年領步兵校尉遷侍中祭酒校尉如故遭母喪  
起爲輔國將軍司徒左長史晏父曾曜籍晏勢宦多歷  
通官晏尋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未拜而曾曜卒居喪  
有稱起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濟陽太守未拜遷衛尉  
將軍如故四年轉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六年轉丹陽  
尹常侍如故晏位任親重朝夕進見言論朝事自豫章  
王嶷尚書令王儉皆降意以接之而晏每以疎漏被上  
呵責連稱疾久之上以晏須祿養七年轉爲江州刺史  
晏固辭不願出外見許留爲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  
終以舊恩見寵時王儉雖貴而疎晏旣領選權行臺閣

與儉頗不平儉卒禮官議諡上欲依王導諡爲文獻晏啓上曰導乃得此諡但宋以來不加素族出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八年改領右衛將軍陳疾自解上欲以高宗代晏領選手敕問之晏啓曰鸞清幹有餘然不詣百氏恐不可居此職上乃上明年遷侍中領太子詹事本州中正又以疾辭十年改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中正如故十一年遷右僕射領太孫右衛率世祖崩遺旨以尚書事付晏及徐孝嗣令父於其職鬱林卽位轉左僕射中正如故隆昌元年加侍中高宗謀廢立晏便響應推奉延興元年轉尚書令加後將軍侍中中正如故封曲江縣侯邑千戶給鼓吹一部甲仗五十人入殿高宗與晏宴於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怯今定何如建武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給班劍二十人侍中令中正如故又加兵百人領太子少傅進爵爲公增邑爲二千戶以虜動給兵千人晏爲人篤於親舊爲世祖所稱至是自謂佐命惟新言論常非薄世祖故事衆始怪之高宗雖以事際須晏而心相疑斥料簡世祖中詔得與晏手敕三百餘紙皆是國家事以此愈猜薄之初卽位始安王遙光便勸誅晏帝曰晏於我有勲且未有罪遙光曰晏尚不能爲武帝

安能爲陛下帝默然變色時帝常遣心腹左右陳世範等出塗巷採聽異言由是以晏爲事晏輕淺無防慮望開府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賓客語好屏人請問上聞之疑晏欲反遂有誅晏之意僉人鮮于文舉與晏子德元往來密探朝旨告晏有異志世範等又啓上云晏謀因四年南郊與世祖故舊王帥於道中竊發會虎犯郊壇帝愈懼未郊一日敕停行元會畢乃召晏於華林省誅之下詔曰晏閭閻凡伍少無特操階緣人之班齒官途世祖在蕃搜揚擢用棄畧疵瑕遂升要重而輕曉險銳在貴彌著猜忌反覆觸情多端故以兩宮所弗容十手所共指旣內愧于心外懼憲牘掩迹陳病多歷年載頻授蕃任輒辭請不行事似謙虛情實詭伏隆昌以來運集艱難匡贊之功頗有心力迺爵冠通侯位登元輔綢繆恩寄朝莫均焉谿壑可盈無厭將及視天畫地遂懷異圖廣求卜相取信巫覡論薦黨附遍滿臺府令大息德元淵藪亡命同惡相濟劍客成羣弟詔凶愚遠相辱齒信驛往來密通要契去歲之初奉朝鮮于文舉備告姦謀朕以信必由中義無與貳推誠委任覲能峻改而長惡易流構扇彌大與北中郎司馬蕭毅臺隊主劉明達等剋期竊發以河東王鉉識用微弱可爲其

主得志之日當守以虛器明達諸辭列炳然且存昔漢  
后以反脣致討魏臣以蚪鬚爲戮况無君之心旣彰陵  
上之迹斯著此而可容誰寘刑辟金可收付廷尉肅明  
國典晏未敗數日於北山廟答賽夜還晏旣醉部伍人  
亦飲酒羽儀錯亂前後十餘里中不復相禁制識者云  
此勢不復久也晏子德元有意尚至車騎長史德元初  
名湛世祖謂晏曰劉湛江湛竝不善終此非佳名也晏  
乃改之至是與弟晉安王友德和俱被誅晏弟詡永明  
中爲少府卿六年敕位未登黃門郎不得畜女妓詡與  
射聲校尉陰玄智坐畜妓免官禁錮十年敕特原詡禁  
錮後出爲輔國將軍始興內史廣州刺史劉纘爲奴所  
殺詡率郡兵討之延興元年授詡持節廣州刺史詡亦  
篤舊晏誅上又遣南中郎司馬蕭季敞襲詡殺之

蕭湛字彥孚南蘭陵蘭陵人也祖道清員外郎父仙伯  
桂陽王參軍湛初爲州從事晉熙國侍郎左常侍湛於  
太祖爲絕服族子元徽末世祖在郢州欲知京邑消息  
太祖遣湛就世祖宣傳謀計留爲腹心昇明中爲世祖  
中軍刑獄參軍東莞太守以勲勳封安復縣男三百戶  
建元初爲武陵王冠軍臨川王前軍參軍除尚書都官  
郎建威將軍臨川王鎮西中兵世祖在東宮湛領宿衛

太祖殺張景真世祖令諶口啓乞景真命太祖不悅諶懼而退世祖卽位出諶爲大末令未之縣除步兵校尉領射陽令轉帶南濮陽太守領御仗主永明二年爲南蘭陵太守建威將軍如故復除步兵校尉太守如故世祖齋內兵仗悉付之心齊密事皆使參掌除正員郎轉左中郎將後軍將軍太守如故世祖臥疾延昌殿敕諶在左右宿直上崩遺敕諶領殿內事如舊鬱林卽位深委信諶諶每請急出宿帝通夕不得寐諶還乃安轉衛軍司馬兼衛尉加輔國將軍丁母憂敕還復本任守衛尉高宗輔政有所匡諫帝旣在後宮不出唯遣諶及蕭

坦之遙進乃得聞達諶回附高宗勸行廢立密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諶親要日久衆皆憚而從之鬱林被廢日初聞外有變猶密爲手敕呼諶其見信如此諶性險進無計畧及廢帝日領兵先入後宮齋內仗身素隸服諶莫有動者海陵立轉中領軍進爵爲公二千戶甲仗五十人入直殿內月十日還府建武元年轉領軍將軍左將軍南徐州刺史給扶進爵衛陽郡公食邑三千戶高宗初許事克用諶爲揚州及有此授諶恚曰見炊飯熟推以與人王晏聞之曰誰復爲蕭諶作旣飭者諶恃勲重于豫朝政諸有選用輒命議尚

書使爲申論上新卽位遣左右要人於外聽察具知謀  
言深相疑阻二年六月上幸華林園宴諶及尚書令王  
晏等數人盡歡坐罷留諶晚出至華林閣仗身執還入  
省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諶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  
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報政可極此卿怕懷怨  
望乃云炊飯已熟合甑與人邪今賜卿死諶謂智明曰  
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君傳語來  
去我今死還取卿於省殺之至秋而智明死見諶爲崇  
詔曰蕭諶擢自凡庸識用輕險因藉倖會早預驅馳永  
明之季曲頒恩紀鬱林昏悖頗立誠効寵靈優渥期遇  
兼隆內總戎柄外暢蕃威兄弟榮貴震灼朝野曾不感  
佩殊荷少荅萬一自以勲高伊霍事均難賞才冠當時  
耻居物後矯制王權與奪由已空懷疑懼坐構嫌猜覘  
候宮掖希覬非望蔽上罔下之心誣君不臣之跡固以  
彰暴民聽喧聒遐邇遂潛散金帛招集不逞交結禁衛  
互爲脣齒密契戚邸將肆姦途朕以其任寄旣重爵列  
河山每加彌縫弘以大信庶能懷音翻然悛改而豺狼  
其性凶謀滋甚夫無將必戮陽秋明義况釁積禍盈若  
斯之大可收付廷尉速正刑書罪止元惡餘無所問諶  
好左道吳興沈文猷相諶云相不減高宗諶喜曰感卿



意無爲人言也。父是文猷，伏誅。諶兄誕，字彥偉，初爲殿中將軍。永明中，爲建康令，與秣陵令司馬迪之同乘行車前導。四卒左丞沈昭畧奏：凡有鹵簿官，共乘不得兼列。騶寺請免誕等官，詔贖論。延興元年，自輔國徐州爲持節督司州刺史將軍如故。明帝立，封安德侯，五百戶。進號冠軍。建武二年春，虜攻司州，誕盡力拒守，虜退，增封四百戶，徵左衛將軍。上欲殺誕，以誕在邊鎮，拒虜，故未及行。虜退六旬，誕誅，遣黃門郎梁王爲司州別駕，使誅誕，束身受戮，家口繫尚方。誕弟誅與誕同，豫廢立爲寧朔將軍、東莞太守，轉西中郎司馬。建武初，封西昌侯。千石，轉太子左率，領軍，解司州圍，還。同伏誅。諶伯父仙民官，至太中大夫卒。

蕭坦之，南蘭陵蘭陵人也。祖道濟，太中大夫。父欣，祖有勲於世。祖至武進，令坦之與蕭諶同族。初爲殿中將軍，累至世祖中軍板刑獄參軍。以宗族見驅，使除竟陵王鎮北。征北參軍東宮直閣以勲直爲世祖所知，除給事中。淮陵令又除蘭陵令，給事中如故。尚書起部郎司徒中兵參軍。世祖崩，坦之隨太孫文武度上臺，除射聲校尉。令如故，未拜，除正員郎、南魯郡太守。少帝以坦之世祖舊人，親信不離，得入內見。皇后帝於宮中，及出後堂。

雜戲狡獪坦之皆得在側或值醉後輟袒坦之輒扶持  
諫諭見帝不可奉乃改計附高宗密爲耳目除晉安王  
征北諮議隆昌元年追錄坦之父勲封臨汝縣男食邑  
三百戶徙征南諮議高宗謀廢少帝旣與蕭湛及坦之  
定謀帝腹心直閣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  
譚未能發始興內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穎基竝應還  
都譚欲待二蕭至藉其勢力以舉事高宗慮事變以告  
坦之坦之馳謂湛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  
隆之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  
百歲毋豈能坐聽禍敗政應作餘計耳譚遑遽明日遂

廢帝坦之力也海陵卽位除黃門郎兼衛尉卿進爵伯  
增邑爲六百戶建武元年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進爵  
侯增邑爲千五百戶明年虜動假坦之節督徐州征討  
軍事虜圍鍾離春斷淮洲坦之擊破之還加領太子中  
庶子未拜遷領軍將軍永泰元年爲侍中領軍東昏立  
爲侍中領軍將軍永元元年遭母喪起復職加右將軍  
置府江祏兄弟欲立始安王遙光密謂坦之坦之曰明  
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今若復作此事  
恐四海瓦解我其不敢言持喪還宅宅在東府城東遙  
光起事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科頭著禪踰牆走從東

治就渡南渡間道還臺假節督衆軍討遙光屯湘宮寺  
事平遷尚書右僕射丹陽尹右軍如故進爵公增邑千  
戶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時人號爲蕭瘞剛狠專執羣  
小畏而憎之遙光事平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黃文  
濟領兵圍坦之宅殺之子賞祕書郎亦伏誅坦之從兄  
翼宗爲海陵郡將發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  
無他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坦之告之文濟曰應得罪  
仍遣收之檢家赤貧唯有質錢帖子數百還以啟帝原  
死繫尚方和帝中興元年追贈坦之中軍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

江祐字弘業濟陽考城人也祖遵寧朔參軍父德隣司  
徒右長史祐姑爲景皇后少爲高宗所親恩如兄弟宋  
末解褐晉熙國常侍太祖徐州西曹員外郎高宗冠軍  
參軍帶瀟陽令竟陵王征北參軍尚書水部郎高宗爲  
吳興以祐爲郡丞加宣威將軍廬陵王中軍功曹記室  
安陸王左軍諮議領錄事帶京兆太守除通直郎補南  
徐州別駕高宗輔政委以心腹隆昌元年自正員郎補  
丹陽丞中書郎高宗爲驃騎鎮東府以祐爲諮議參軍  
領南呂太守與蕭誅對直東府省內時新立海陵人情  
未服高宗脚上有赤誌常祕不傳祐勸帝出以示人

壽太守王洪範罷任還上袒示之曰人皆謂此是日月相卿幸無泄言洪範曰公日月之相在軀如何可隱轉當言之公卿上大悅會直後張伯尹瓚等屢謀竊發詠憂虞無計每夕輒託事外出及入纂議定加祐寧朔將軍高宗爲宣城王太史密奏圖緯云一號當得十四年祐入帝喜以示祐曰得此復何所望及卽位遷守衛尉將軍如故封安陸縣侯邑千戶祐祖遵以石父贈金紫光祿大夫父德隣以帝舅亦贈光祿大夫建武二年遷右衛將軍掌甲仗廉察四年轉太子詹事祐以外戚親要勢冠當時遠致餉遺或取諸王第名書好物然家行甚睦待子姪有恩意上寢疾永泰元年轉祐爲侍中中書令出入殿省上崩遺詔轉右僕射祐弟衛尉祀爲侍中敬皇后弟劉暄爲衛尉東昏卽位參掌選事高宗雖顧命羣公而意寄多在祐兄弟至是更直殿內動止關諮永元元年領太子詹事劉暄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祐兄弟與暄及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領軍蕭坦之六人更日帖敕時呼爲六貴帝稍欲行意孝嗣不能奪坦之雖時有異同而祐堅意執制帝深忿之帝失德旣彰祐議欲立江夏王寶玄劉暄初爲寶玄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玄欲看之暄曰馬何用看妃

索賁肫帳下諮暄暄曰旦已賁驚不煩復此寶玄憲曰  
舅殊無渭陽之情暄聞之亦不悅至是不同祜議欲立  
建安王寶賁密謀於遙光遙光自以年長屬當鼎命微  
旨動祜祜弟祀以少主難保勸祜立遙光暄以遙光若  
立已失元舅之望不肯同故祜遲疑久不決遙光大怒  
遣左右黃曇慶於清溪橋道中刺殺暄曇慶見暄部伍  
人多不敢發事覺暄告祜謀帝處分收祜兄弟祀時直  
在內殿疑有異遣信報祜曰劉暄似有異謀今作何計  
祜曰政當靜以鎮之耳俄而召祜入見停中書省初直  
齋袁文曠以王敬則勳當封祜執不與帝使文曠取祜  
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否祜祀同日見殺祀字  
景昌初爲南郡王國常侍歷高祖驃騎東閣祭酒祕書  
丞晉安王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府州事治下有宣  
尼廟久廢不脩祀更開掃構立祀弟禧居喪早卒有子  
獻字偉卿年十二聞收至謂家人曰伯旣如此無心獨  
存赴井死後帝於後堂騎馬致適顧謂左右曰江祜若  
在我當復能騎此不暄字士穆出身南陽國常侍遙光  
起事以討暄爲名事平暄遷領軍將軍封平都縣侯千  
戶其年又見殺和帝中興元年贈祜衛將軍暄散騎常  
侍撫軍將軍竝開府儀同三司祀散騎常侍太常卿

史臣曰士死知己蓋有生所共情雖愚智之品有二而  
逢迎之運唯夫懷可知之才受知人之眚無慙外物  
此固天理其猶藏在中心銜恩念報況乎義早蕃僚道  
同遇合踰越勝已顧邁先流棄子如遺曾微舊德使徇  
之喻人致前譏慙包疚心我無其事嗚呼陸機所以賦  
豪士也

南齊書卷四十二終

南齊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二十四

梁蕭子顯撰

江敷
何昌寓
謝瀹
王思遠
江敷字叔文濟陽考城人也祖湛宋左光祿大夫儀同

康熙二十五年重校

南齊書卷四十三

列傳

第二十四

三司父恁著作郎爲太子劭所殺數母文帝女淮陽公主幼以戚屬召見孝武謂謝莊曰此小兒方當爲名器少有美譽桂陽王休範臨州辟迎主簿不就尚孝武女臨汝公主拜駙馬都尉除著作郎太子舍人丹陽丞時袁粲爲尹見數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數與宴賞留連日夜遷安成王撫軍記室秘書丞中書郎數庶祖母王氏老疾數視膳嘗藥七十餘日不解衣及累居內官每以侍養陳請朝廷優其朝直尋轉安成王驃騎從事中郎初湛娶褚秀之女被遣褚淵爲衛軍重數爲人先通音意引爲長史加寧朔將軍順帝立隨府轉司空長史領臨淮太守將軍如故轉太尉從事中郎齊臺建爲吏部郎太祖卽位數以祖母久疾連年臺閣之職永廢溫情啓乞自解初宋明帝勅數出繼從叔恂爲從祖濤後於是僕射王儉啓禮無後小宗之文近世緣情皆由父祖之命未有旣孤之後出繼宗族也雖復臣子一揆而義非天屬江忠簡胤嗣所寄唯數一人傍無眷屬數宜還本若不欲江孫絕後可以數小兒繼恂爲孫尚書參議謂間世立後禮無其文荀顛無子立孫隆禮之始何琦又立此論義無所據於是數還本家詔使自量立後者出爲寧朔將軍豫章內史還除太子中庶子領驍

騎將軍未拜門客通賊利世祖遣信檢覈數藏此客而躬自引咎上甚有怪色王儉從容啓上曰江數若能治郡此便是具美耳上意乃釋永明初仍爲豫章王太尉諮議領錄事遷南郡王友竟陵王司徒司馬數好文辭圍棊第五品爲朝貴中最遷侍中領本州中正司徒左長史中正如故五年遷五兵尚書明年出爲輔國將軍東海太守加秩中二千石行南徐州事七年徙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尋轉都官尚書領驍騎將軍王晏啓世祖曰江數今重登禮閣兼掌六軍慈渥所覃寔有優忝但語其事任殆同閑輩天旨旣欲升其名位愚謂以侍中領驍騎望實清顯有殊納言上曰數常啓吾爲其鼻中惡今旣以何胤王瑩還門下故有此回換耳鬱林卽位遷掌吏部隆昌元年爲侍中領國子祭酒鬱林廢朝臣皆被召入宮數至雲龍門託藥醉吐車中而去明帝卽位改領祕書監又改領晉安王師建武二年卒年四十四遺令儉約葬不受賻贈詔賻錢三萬布百匹子蒨啓遵數令讓不受詔曰數貽厥之訓送終以儉立言歸善益有嘉傷可從所請贈散騎常侍太常諡曰敬子何昌寓字儼望廬江潯人也祖叔度吳郡太守父修之太常昌寓少而淹厚爲伯父司空尚之所遇宋建安王



休仁爲揚州辟昌寓州主簿遷司徒行參軍太傅五官  
司徒東閣祭酒尚書儀曹郎建平王景素爲征北南徐  
州昌寓又爲府主簿以風素見重母老求祿出爲湘東  
太守加秩千石爲太祖驃騎功曹昌寓在郡景素被誅  
昌寓痛之至是啓太祖曰伏尋故建平王因心自遠忠  
孝基性徽和之譽早布國言勝素之情風洽民聽世祖  
網繆太宗眷異朝中貴人野外賤士雖聞見有殊誰不  
悉斯事者元徽之間政闢羣小構扇異端共令傾覆慙  
慙之非古人所悼况蒼梧將季能無銜惑一年之中藉  
者再三有必巔之危無暫立之安行路寒心往來跼蹐  
而王夷慮坦然委之天命惟謙惟敬專誠奉國閨無執  
戰之衛門闕衣介之夫此五尺童子所見不假闕曲言  
也一淪疑似身名頓滅寃結淵泉酷貫穹昊時經隆替  
歲改三元曠蕩之惠亟申被枉之澤未流俱沐溫光獨  
酸霜露明公鋪天地之施散雲雨之潤物無巨細咸被  
慶渥若今日不蒙照滌則爲萬代寃魂昌寓非敢慕慷  
慨之士激揚當世實義切於心痛入骨髓瀝腸紆憤仰  
希神照辯明枉直亮王素行使還名帝籍歸靈舊塋死  
而不泯豈忘德於黃壚分軀碎首不足上謝又與司空  
褚淵書曰天下之可哀者有數而埋寃於黃泉者爲甚

焉何者百年之壽同於朝露揮忽去留寧足道哉政欲  
闔棺之日不隕令名竹帛傳芳烈鍾石紀清英是以昔  
賢甘心於死所者也若懷忠抱義而負枉冥冥之下時  
至未之矜卿相不為言良史濡翰將被以惡名豈不痛  
哉豈不痛哉竊尋故建平王地屬親賢德居宗望道心  
惟冲睿性天峻散情風雲不以塵務嬰衿明發懷古惟  
以琴書娛志言忠孝行惇慎二公之所深鑒也前者阮  
揚連黨構此紛紜雖被明於朝貴愈結怨於羣醜覘察  
繼蹤疑防重著小人在朝詩史所歎少一清識飲涕王  
每永言終日氣淚交橫既推信以期物故日去其備衛

朱陶蕭條示存典刑而已求解徐州以避北門要任苦  
乞會稽貪處東甌閑務此竝彰於事迹與公道味相求  
期心有素方共經營家國劬勞王室何圖時不我與契  
闊屯昏忠誠弗亮罹此百殃歲朔亟流已經四載皇命  
惟新人沾天澤而幽然深酷未蒙照明封殞卑雜窮魂  
莫寄昭穆不序松栢無行事傷行路痛結幽顯吾等叩  
心泣血實有望於聖時公以德佐世欲物得其所豈可  
令建平王枉直不分邪田叔不言梁事袁絲諫止淮南  
以兩國豐禍尚回帝意豈非親親之義寧從敦厚而今  
疑以未辨為世大戮若使王心跡得申亦示海內理寃

南齊書卷四十三 齊書 五  
枉明是非存亡國繼絕世周漢之通典有國之所急也  
昔叔向之理恃祁大夫而獲亮矣太子之寃資車丞相  
而見察幽靈有知豈不眷眷於明顧碎首抽脅自謂不  
殞淵答曰追風古人良以嘉歎但事既昭晦理有逆從  
建平初阻元徽未悖專欲委咎阮楊彌所致疑于時正  
亦謬參此機若審如高論其愧特深太祖嘉其義轉爲  
記室遷司徒左西太尉戶曹屬中書郎王儉衛軍長史  
儉謂昌寓曰後任朝事者非卿而誰永明元年竟陵王  
子良表置文學官以昌寓爲竟陵王文學以清信相得  
意好甚厚轉揚州別駕豫章王又善之遷太子中庶子  
出爲臨川內史除廬陵王中軍長史未拜復爲太子中  
庶子領屯騎校尉遷吏部郎轉侍中臨海王昭秀爲荆  
州以昌寓爲西中郎長史輔國將軍南郡太守行荊州  
事明帝遣徐玄慶西上害蕃鎮諸王玄慶至荊州欲以  
便宜從事昌寓曰僕受朝廷意寄翼輔外蕃何容以殿  
下付君一介之使若朝廷必須殿下還當更聽後旨昭  
秀以此得還京師建武二年爲侍中領長水校尉轉吏  
部尚書復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四年卒年五十一贈太  
常諡簡子昌寓不雜交遊通和汎愛歷郡皆清白士君  
子多稱之

謝瀹字義潔陳郡陽夏人也祖弘微宋太常父莊金紫  
光祿大夫瀹四兄颺臄顯從世謂謝莊名見爲風月景  
山水顯字仁悠少簡靜解褐祕書郎累至太祖驃騎從  
事中郎建元初爲吏部郎至太尉從事中郎永明初高  
選文學以顯爲竟陵王友至北中郎長史卒瀹年七歲  
王彧見而異之言於宋孝武孝武召見於稠人廣衆之  
中瀹舉動閑詳應對合旨帝甚悅詔尚公主值景和敗  
事寢僕射褚淵聞瀹年少清正不惡以女結婚厚爲資  
送解褐車騎行參軍遷祕書郎司徒祭酒丹陽丞撫軍  
功曹世祖爲中軍引爲記室齊臺建遷太子中舍人建  
元初轉桂陽王友以母老須養出爲安成內史還爲中  
書郎衛軍王儉引爲長史雅相禮遇除黃門郎兼掌吏  
部尋轉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轉長史兼侍中瀹以  
晨昏有廢固辭不受世祖勅令速拜別停朝直遷司徒  
左長史出爲吳興太守長城縣民盧道優家遭劫誣同  
縣殷孝悌等四人爲劫瀹收付縣獄考正孝悌母駱詣  
登聞訢稱孝悌爲道優所誹謗橫劾爲劫一百七十三  
人連名保徵在所不爲申理瀹聞孝悌母訴乃啟建康  
獄覆道優理窮款首依法斬刑有司奏免瀹官瀹又使  
典藥吏煮湯失火燒郡外齋南廂屋五間又輒鞭除身

爲有司所奏詔竝贖論在郡稱爲美績毋喪去官服闋  
爲吏部尚書高宗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瀟瀟  
與客圍碁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卧竟不  
問外事也明帝卽位瀟又屬疾不視事後上讌會功臣  
上酒尚書令王晏等興席瀟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  
順民王晏妄叨天功以爲已力上大笑解之座罷晏呼  
瀟共載還令省欲相撫悅瀟又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  
晏初得班劔瀟謂之曰身家太傳裁得六人君亦何事  
一朝至此晏甚憚之加領右軍將軍兄朏在吳興論啓  
公事稽晚瀟輒代爲啓上見非其手迹被問見原轉侍

中領太子中庶子豫州中正永泰元年轉散騎常侍太  
子詹事其年卒年四十五贈金紫光祿大夫謚簡子初  
兄朏爲吳興瀟於征虜渚送別朏指瀟口曰此中唯宜  
飲酒瀟建武之初專以長酣爲事與劉瑱沈昭畧以觴  
酌交飲各至數斗世祖嘗問王儉當今誰能爲五言詩  
儉對曰謝朏得父膏腴江淹有意上起禪靈寺勅瀟撰

碑文

王恩遠琅邪臨沂人尚書令晏從弟也父羅雲平西長  
史恩遠八歲父卒祖弘之及外祖新安太守羊敬元竝  
栖退高尚故恩遠少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爲南徐

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  
手種松柏與廬江何昌寓沛郡劉璉上表理之事感朝  
廷景素女廢爲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贍年長爲備  
笄總訪求素對傾家送遣除晉熙王撫軍行參軍安成  
王車騎參軍建元初爲長沙王後軍主簿尚書殿中郎  
出補竟陵王征北記室參軍府遷司徒仍爲錄事參軍  
遷太子中舍人文惠太子與竟陵王子良素好士竝蒙  
賞接思遠求出爲遠郡除建安內史長兄思玄卒思遠  
友于甚至表乞自解不許及祥日又固陳世祖乃許之  
除中書郎大司馬諮議世祖詔舉士竟陵王子良薦思  
遠及吳郡顧嵩之陳郡殷叡邵陵王子貞爲吳郡世祖  
除思遠爲吳郡丞以本官行郡事論者以爲得人以疾  
解職還爲司徒諮議參軍領錄事轉黃門郎出爲使持  
節都督廣交越三州諸軍事寧朔將軍平越中郎將廣  
州刺史高宗輔政不之任仍遷御史中丞臨海太守沈  
昭畧贖私思遠依事劾奏高宗及思遠從兄晏昭畧叔  
父文季請止之思遠不從案事如故建武中遷吏部郎  
思遠以從兄晏爲尚書令不欲竝居內臺權要之職上  
表固讓曰近煩煩歸啓實有微槩陛下矜遇之厚古今  
罕儔臣若孤思誰當戮力旣自誓輕軀命不復以塵點

爲疑正以臣與晏地惟密親必不宜俱居顯要悽悽丹  
赤守之以死臣實庸鄙無足獎進陛下甄拔之旨要是  
許其一節臣果不能以理自固有非則哲之明犯冑之  
尤誅責在已謬賞之私惟塵聖鑒權其輕重寧守褊心  
且亦緣陛下以德御下故臣可得以禮進退伏願思垂  
拯宥不使零墜今若祗膺所忝三公不足爲泰犯忤之  
後九泉未足爲劇而臣苟求刑戮自棄富榮愚夫不爲  
臣亦庶免此心此志可憐可矜如其上命必行請罪并  
理聖恩方置之通塗而臣固求擯壓自慙自悼不覺涕  
流謹冒鈇鉞悉心以請窮則呼天仰祈一照上知其意  
乃改授司徒左長史初高宗廢立之際思遠與晏閑言  
謂晏曰兄荷世祖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  
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不  
失後名晏不納及拜驃騎集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微曰  
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  
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及晏敗故得無他思遠清  
修立身簡潔衣服牀筵窮治素淨賓客來通輒使人先  
密覘視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雖然  
旣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上從祖弟季敞性  
甚豪縱上心非之謂季敞曰卿可數詣王思遠上旣誅

晏遷爲侍中掌優策及起居注永元二年遷度支尚書  
未拜卒年四十九贈太常諡貞子思遠與顧嵩之友善  
嵩之卒後家貧思遠迎其兒子經卹甚至嵩之字士明  
少孤好學有義行初舉秀才歷官府閣永明末爲太子  
中舍人兼尚書左丞隆昌初爲安西諮議兼著作與思  
遠竝屬文章建武初以疾歸家高宗手詔與思遠曰此  
人殊可惜就拜中散大夫卒年四十九思微永元中爲  
江州長史爲陳伯之所殺

史臣曰德成爲上藝成爲下觀夫二三子之治身豈直  
清體雅業取隆基構行禮蹈義可以勉物風規云君子  
之居世所謂美矣

贊曰江纂世業有聞時陂何申舊王辭出乎義謝獻壽  
觴載色載刺思遠退食冲心篤寄

南齊書卷四十三終



南齊書卷四十四

南齊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二十五

梁蕭子顯撰

徐孝嗣

沈文季

徐孝嗣字始昌東海郟人也祖湛之宋司空父聿之著作郎竝為太子劭所殺孝嗣在孕得免幼而挺立風儀端簡八歲襲爵枝江縣公見宋孝武升階流涕迄于就

康熙二十五年重刊

南齊書卷四十四

列傳

一

席帝甚愛之尚康樂公主泰始二年西討解嚴車駕還宮孝嗣登殿不著韎爲治書御史蔡准所奏罰金二兩拜駙馬都尉除著作郎母喪去官爲司空太尉二府參軍安成王文學孝嗣姑適東莞劉舍舍兄藏爲尚書左丞孝嗣往詣之藏退語舍曰徐郎是令僕人三十餘可知矣汝宜善自結昇明中遷太祖驃騎從事中郎帶南彭城太守隨府轉爲太尉諮議參軍太守如故齊臺建爲世子庶子建元初國除出爲晉陵太守還爲太子中庶子領長水校尉未拜爲寧朔將軍聞喜公子良征虜長史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轉長史善趨步閑容止與太宰褚淵相埒世祖深加待遇尚書令王儉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爲宰相轉克御史中丞世祖問儉曰誰可繼卿者儉曰臣東都之日其在徐孝嗣乎出爲吳興太守儉贈孝嗣四言詩曰方軌叔茂追清彥輔柔亦不吐剛亦不如時人以比蔡子尼之行狀也在郡有能名會王儉亡上徵孝嗣爲五兵尚書其年上敕儀曹令史陳淑王景之朱玄真陳義民撰江左以來儀典令諮受孝嗣明年遷太子詹事從世祖幸方山上曰朕經始此山之南復爲離宮之所故應有邁靈丘靈丘山湖新林苑也孝嗣答曰繞黃山款牛首乃盛漢之事今江南

未廣民亦勞止願陛下少更留神上竟無所脩立竟陵  
王子良甚善之子良好佛法使孝嗣及廬江何胤掌知  
齊講及衆僧轉吏部尚書尋加右軍將軍轉領太子左  
衛率臺閣事多以委之世祖崩遺詔轉右僕射隆昌元  
年遷散騎常侍前將軍丹陽尹高宗謀廢鬱林以告孝  
嗣孝嗣奉旨無所釐贊高宗入殿孝嗣戎服隨後鬱林  
既死高宗須太后令孝嗣於袖中出而奏之高宗大悅  
以廢立功封枝江縣侯食邑千戶給鼓吹一部甲仗五  
十人入殿轉左僕射常侍如故明帝卽位加侍中中軍  
大將軍定策勲進爵爲公增封二千戶給班劍二十人  
加兵百人舊拜三公乃臨軒至是帝特詔與陳顯達王  
晏並臨軒拜授北虜動詔孝嗣假節頓新亭時王晏爲  
令民情物望不及孝嗣也晏誅轉尚書令領本州中正  
餘悉如故孝嗣愛好文學賞託清勝器量弘雅不以權  
勢自居故見容建武之世恭已自保朝野以此稱之初  
孝嗣在率府晝卧齋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移公床孝  
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崩壓床建武四年卽本  
號開府儀同三司孝嗣聞有詔歛容謂左右曰吾德慙  
古人位登衮職將何以堪之明君可以理奪必當死請  
若不獲命正當角巾丘園待罪家巷耳固讓不受是時

連年虜動軍國虛乏孝嗣表立屯田曰有國急務兵食  
是同一夫輟耕於事彌切故井陌墾里長穀盛於周朝  
屯田廣置勝戈富於漢室降此以還詳畧可見但求之  
自古爲論則賒卽以當今宜有要術竊尋緣淮諸鎮皆  
取給京師費引旣殷漕運艱澀聚糧待敵每若不周利  
害之基莫此爲急臣比訪之故老及經彼宰守淮南舊  
田觸處極目陂澗不脩咸成茂草平原陸地彌望尤多  
今邊備旣嚴戍卒增衆遠資餽運近廢良疇士多飢色  
可爲嗟歎愚欲使刺史二千石躬自履行隨地墾闢精  
尋灌溉之源善商肥礪之異州郡縣戍主帥以下悉分  
蕃附農今水田雖晚方事菽麥菽麥二種益是北上所  
宜彼人便之不減粳稻開創之利宜在及時所啓允合  
請卽使至徐兗司豫爰及荆雍各當境規度勿有所遺  
別立主曹專司其事田器耕牛臺詳所給歲終言殿最  
明其刑賞此功克舉庶有弘益若緣邊足食則江南自  
豐權其所饒畧不可計事御見納時帝已寢疾兵事未  
已竟不施行帝疾甚孝嗣入居禁中臨崩受遺託重申  
開府之命加中書監永元初輔政自尚書下省出任宮  
城南宅不得還家帝失德稍彰孝嗣不敢諫諍及江都  
見誅內懷憂恐然未嘗表色始安王遙光反衆情違惑

見孝嗣入宮內乃安然羣小用事亦不能制也進位司空固讓求解丹陽尹不許孝嗣文人不顯同異名位雖大故得未及禍虎賁中郎將許準有膽力領軍隸孝嗣陳說專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久之謂必無用干戈理須少主出遊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懷終不能決羣小亦稍憎孝嗣勸帝召百僚集議因誅之冬召孝嗣入華林省遣茹法珍賜藥孝嗣容色不異少能飲酒藥至斗餘方卒乃下詔曰周德方熙三監迷叛漢歷載昌宰臣構戾皆身膏斧鉞族同煙燼殷鑒上代垂戒後昆徐孝嗣憑藉世資早蒙殊遇階緣際會遂登台鉉臣翼之誠無聞諂黷之迹屢著沈文季門世此下缺

沈文季字伯達吳興武康人父慶之宋司空文季少以  
寬雅正直見知孝建二年起家主簿徵祕書郎以慶之  
勲重大明五年封文季為山陽縣五等伯轉太子舍人  
新安王北中郎主簿西陽王撫軍功曹江夏王太尉東  
曹掾遷中書郎慶之為景和所殺兵仗圍宅收捕諸子

文季長兄文叔謂文季曰我能死爾能報遂自縊文季  
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遂得免明帝立起文季為寧  
朔將軍遷太子右衛率建安王司徒司馬赭圻平為宣  
威將軍廬江王太尉長史出為寧朔將軍征北司馬廣  
陵太守轉黃門郎領長水校尉明帝宴會朝臣以南臺  
御史賀咸為柱下史糾不醉者文季不肯飲酒被驅下  
殿晉平王休祐為南徐州帝問褚淵須幹事人為上佐  
淵舉文季轉寧朔將軍驃騎長史南東海太守休祐被  
殺雖用薨禮僚佐多不敢至文季獨往省墓展哀出為  
臨海太守元徽初遷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轉祕書監

出爲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王錫女飲酒亦至三斗文季與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太祖加文季爲冠軍將軍督吳興錢塘軍事攸之先爲景和衙使殺慶之至是文季收殺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加持節進號征虜將軍改封畧陽縣侯邑千戶明年遷丹陽尹將軍如故齊國初建爲侍中領祕書監建元元年轉太子右衛率侍中如故改封西豐縣侯食邑千二百戶文季風采稜岸善於進止司徒褚淵當世貴望頗以門戶裁之文季不爲之屈世祖在東宮於玄圃宴會朝臣文季數舉酒勸淵淵甚不平敬世祖曰沈文季謂淵經爲其郡數加淵酒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亡國失土不識枌榆遂言及虜動淵曰陳顯達沈文季當今將畧足委以邊事文季諱稱將門因是發怒敬世祖曰褚淵自謂是忠臣未知身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世祖笑曰沈率醉也中丞劉休舉其事見原後豫章王北宅後堂集會文季與淵竝善琵琶酒闌淵取樂器爲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兒豫章王疑又解之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淵顏色無異曲終而止文季尋除征虜將軍侍中如故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征虜如故世祖

卽位轉太子詹事常侍如故永明元年出爲左將軍吳郡太守三年進號平東將軍四年遷會稽太守將軍如故是時連年檢籍百姓怨望富陽人唐寓之僑居桐廬父祖相傳圖墓爲業寓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氣山中得金印轉相誑惑三年冬寓之聚黨四百人於新城水斷商旅黨與分布近縣新城令陸赤奮桐廬令王天愨棄縣走寓之向富陽抄畧人民縣令何洵告魚浦子邏王從係公發魚浦村男丁防縣永興遣西陵戍主夏侯曇羨率將吏及戍左右埭界人起兵赴救寓之遂陷富陽會稽郡丞張思祖遣臺使孔矜王萬歲張繇等配以器仗將吏白丁防衛永興等十屬文季亦遣器仗將吏救援錢塘寓之至錢塘錢塘令劉彪戍主聶僧貴遣隊主張玕於小山拒之力不敵戰敗寓之進抑浦登岸焚郭邑彪棄縣走文季又發吳嘉興海鹽鹽官民丁救之賊分兵出諸縣鹽官令蕭元蔚諸暨令陵琚之竝逃走餘杭令樂琰戰敗乃奔是春寓之於錢塘僭號置太子以新城戍爲天子宫縣解爲天子宫弟紹之爲揚州刺史錢塘富人柯隆爲尚書僕射中書舍人領太官令獻鋌數千口爲寓之作仗加領尚方令分遣其黨高道度徐寇東陽東陽太守蕭崇之長山令劉國重拒戰見害崇



之字茂敬太祖族弟至是臨難貞正果烈追贈冠軍將軍太守如故賊遂據郡又遣僞會稽太守孫泓取山陰時會稽太守王敬則朝正故寓之謂乘虛可襲泓至浦陽江郡丞張思祖遣浹口戍王湯休武拒戰大破之上在樂遊苑聞寓之賊謂豫章王嶷曰宋明初九州同反鼠輩但作看蕭公雷汝頭遣禁兵數千人馬數百匹東討賊衆烏合畏焉官軍至錢塘一戰便散禽斬寓之進兵平諸郡縣臺軍乘勝百姓頗被抄奪軍還上聞之收軍主前軍將軍陳天福棄帝左軍將軍中宿縣子劉明徽免官削爵付東冶天福上寵將也既伏誅內外莫不

震肅天福善馬稍至今諸將法之御史中丞徐孝嗣奏曰風聞山東羣盜剽掠列城雖匪日而殄要暫于王畧郡縣闕攻守之宜倉府多侵耗之弊舉善懲惡應有攸歸吳郡所領鹽官令蕭元蔚桐廬令王天愍新城令陸赤奮等縣爲首劫破掠竝不經格戰委職散走元蔚天愍還臺赤奮不知所在又錢塘令劉彪富陽令何洵乃率領吏民相戰不敵未委歸臺餘建德壽昌在劫斷上流不知被劫掠不吳興所領餘杭縣被劫破令樂琰乃率吏民徑戰不敵委走出都會稽所領諸暨縣爲劫所破令陵碧之不經格戰委城奔走不知所在案元蔚等

妾藉天私作司近服昧斯隱匿職啓虔劄會稽郡丞張  
思祖謬因承乏總任是尸涓誠芻効終焉無紀平東將  
軍吳郡太守文季征虜將軍吳興太守西昌侯鸞任屬  
關河威懷是寄輒下禁止彪琰洵思祖文季視事如故  
鸞等結贖論詔元蔚等免思祖鸞文季原文季固讓會  
稽之授轉都官尚書加散騎常侍出爲持節督郢州司  
州之義陽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還爲散騎常侍領  
軍將軍世祖謂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對  
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曰文季雖不學發言必有辭采當  
世稱其應對尤善簏及彈棊簏用五子以疾遷金紫光  
祿大夫加親信二十人常侍如故轉侍中領太子詹事  
遷中護軍侍中如故以家爲府隆昌元年復爲領軍將  
軍侍中如故豫廢鬱林高宗欲以文季爲江州遣左右  
軍景雋宣旨文季口自陳讓稱年老不願外出因問右  
執法有人未景雋還具言之延興元年遷尚書右僕射  
明帝卽位加領太子詹事增邑五百戶尚書令王晏常  
戲文季爲吳興僕射文季荅曰琅邪執法似不出卿門  
尋加散騎常侍僕射如故建武二年虜寇壽春豫州刺  
史豐城公遙昌嬰城固守數遣輕兵相抄擊明帝以爲  
憂詔文季領兵鎮壽春文季入城止游兵一聽出洞開

城門嚴加備守虜軍尋退百姓無所傷損增封爲千九  
百戶尋加護軍將軍僕射常侍如故王敬則及詔文季  
領兵屯湖頭備京路永元元年轉侍中左僕射將軍如  
故始安王遙光反其夜遣三百人於宅掩取文季欲以  
爲都督而文季已還臺明日與尚書令徐孝嗣守衛宮  
城戎服共坐南掖門上時東昏已行殺戮孝嗣深懷憂  
慮欲與文季論世事文季輒引以他辭終不得及事寧  
加鎮軍將軍置府侍中僕射如故文季見世方昏亂託  
以老疾不豫朝機兄子昭畧謂文季曰阿父年六十爲  
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荅同孝嗣  
被害其日先被召見文季知敗舉動如常登車顧曰此  
行恐往而不反也於華林省死時年五十八朝野冤之  
中興元年贈侍中司空諡忠憲兄子昭畧有剛氣昇明  
末爲相國西曹太祖賞之及卽位謂王儉曰南士中有  
沈昭畧何職處之儉曰臣已有擬奏轉前軍將軍上不  
欲違可其奏尋遷爲中書郎永明初歷太尉大司馬從  
事中郎驃騎司馬黃門郎南郡王文學華選以昭畧爲  
友尋兼左丞元年出爲臨海太守御史中丞累遷侍中  
冠軍將軍撫軍長史永元元年始安王遙光起兵東府  
執昭畧於城內昭畧潛自南出濟淮還臺至是與文季

俱被召入華林省茹法珍等進藥酒昭畧怒罵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擲面破曰作破面鬼死時年四十餘弟昭光聞收至家人勸逃去昭光不忍捨母遂見獲殺之中興元年贈昭畧太常昭光廷尉

史臣曰爲邦之訓食惟民天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屯田之畧實重戰守若夫克國耕殖用殄羌戎韓浩棗祗亦建華夏置典農之官與大佃之議金城布險峻壘綿壇飛芻輓粒事難支繼一夫不耕或鍾饑餒緣邊戍卒坐甲千羣故宜盡收地利因兵務食緩則躬耕急則從戰歲有餘糧則紅食可待前世達治言之已詳江左以來不暇遠策王旅外出未嘗宿飽四郊嬰守懼等松芻縣兵所救經歲引日凌風泮水轉漕艱長傾窖底之儲盡倉敖之粟流馬木牛尚深前弊田積之要唯在江淮郡國同興遠不周急故吳氏列戍南濱屯農水右魏世淮北大佃而石橫開漕皆輔車相資易以待敵孝嗣當感境之晨薦希行之計王無外畧民困首領觀機而動斯議殆爲空陳惜矣

贊曰文忠作相器範先標有容有業可以立朝豐城歷仕音儀孔昭爲舟等溺在運同消

南齊書卷四十四終

南齊書卷四十四終

南齊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二十六

梁蕭子顯撰

宗室

衡陽元王道度

始安貞王道生

安陸昭王緬

衡陽元王道度太祖長兄也與太祖俱受學雷次宗宣

南齊書卷四十五

南齊書卷四十五

列傳

帝問二兒學業次宗答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良璞也隨宣帝征伐任至安定太守卒於宋世建元二年追加封諡無子太祖以第十一子鈞繼道度後鈞字宣禮永明四年爲江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母區貴人卒居喪盡禮六年遷爲征虜將軍八年遷驍騎將軍常侍如故乃轉左衛將軍鈞有好尚爲世祖所知兄弟中意遇次鄱陽王鏘十年轉中書令領石頭戍事遷散騎常侍祕書監領驍騎如故不拜隆昌元年改加侍中給扶海陵立轉撫軍將軍侍中如故尋遇害年二十二明帝卽位以永陽王子珉仍本國繼元王爲孫子珉字雲璵世祖第二十子也永明七年封義安王後改永陽永泰元年見害年十四復以武陵昭王曄第三子子坦奉元王後始安貞王道生字孝伯太祖次兄也宋世爲奉朝請卒建元元年追封諡建武元年追尊爲景皇妃江氏爲后立寢廟於御道西陵曰脩安生子鳳高宗安陸昭王緬鳳字景慈官至正員郎卒於宋世諡靖世子明帝建武元年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始安靖王改革林鳳莊門爲望賢門太極東堂書鳳鳥題爲神鳥而改鸞鳥爲神雀子遙光嗣

遙光字元暉生有慧疾太祖謂不堪奉拜祭祀欲封其

弟世祖諫乃以遙光襲爵初爲員外郎轉給事郎太孫  
洗馬轉中書郎豫章內史不拜高宗輔政遙光好天文  
候道密懷規贊隆昌元年除驍騎將軍冠軍將軍南東  
海太守行南徐州事仍除南彭城太守將軍如故又除  
輔國將軍吳興太守高宗廢鬱林又除冠軍將軍南蠻  
校尉西平中郎長史南郡太守一歲之內頻五除竝不  
拜是時高宗欲卽位誅賞諸事唯遙光共謀議建武元  
年以爲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前將軍揚州刺  
史晉安王寶義爲南徐州遙光求解督見許二年進號  
撫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通憶車鼓吹遙光好吏事稱  
爲分明頗多慘害足疾不得同朝例常乘輿自望賢門  
入每與上久清閑言畢上索香火明日必有所誅殺上  
以親近單少憎忌高武子孫欲并誅之遙光計畫參議  
當以次施行永泰元年卽本位爲大將軍給油絡車帝  
不豫遙光數入侍疾帝漸甚河東王鉉等七王一夕見  
殺遙光意也帝崩遺詔加遙光侍中中書令給扶永元  
元年給班劍二十人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遙光旣輔  
政見少主卽位潛與江祐兄弟謀自樹立弟遙欣在荆  
楚擁兵居上流密相影響遙光當據東府號令使遙欣  
便星速急下潛謀將發而遙欣病死江祐被誅東昏侯

召遙光入殿告以祗罪遙光懼還省便陽狂號哭自此  
稱疾不復入臺先是遙光行還入城風飄儀繖出城外  
遙光弟遙昌先卒壽春豫州部曲皆歸遙光及遙欣喪  
還葬武進停東府前渚荊州衆力送者甚盛帝誅江祏  
後慮遙光不自安欲轉爲司徒還第召入喻旨遙光慮  
見殺八月十二日晡時收集二州部曲於東府門聚人  
衆街陌頗怪其異莫知指趣也遙光召親人丹陽丞劉  
渢及諸僮楚欲以討劉暄爲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  
囚尚方取仗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歷生隨信便至勸  
遙光令率城內兵夜攻臺葦荻燒城閉公但乘輦隨後  
及掌可得遙光意疑不敢出天稍曉遙光戎服出聽事  
停輦處分上仗登城行賞賜歷生復勸出軍遙光不肯  
望臺內自有變至日中臺軍稍至尚書符遙光曰逾順  
之數皎然有徵于紀亂常刑茲罔赦蕭遙光宗室虫庸  
才行鄙薄緹裙可望天路何堪受遇自昔恩加猶子禮  
絕帝體寵越皇季旗章車服窮千乘之尊閭隍爽闔踰  
百雉之制及聖后在天親受顧託話言在耳德音猶存  
侮蔑天明罔畏不義無君之心履霜有日遂乃稱兵內  
犯竊發京畿自古巨豐莫斯爲甚今便分命六師弘宣  
九代皇土當親御戎軒弘此廟畧信賞必罰有如大江



於是戒嚴曲赦京邑領軍蕭坦之屯湘宮寺鎮軍司馬曹虎屯清溪大橋太子右衛率左興盛屯東府東籬門衆軍圍東城三面燒司徒二府遙光遣坦歷生從西門出戰臺軍屢北殺軍主桑天愛初遙光起兵問諮議參軍蕭暢暢正色拒折不從十五日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畧潛自南出濟淮還臺人情大沮十六日坦歷生從南門出戰因棄稍降曹虎軍虎命斬之遙光大怒於牀上自竦踊使殺歷生兒其晚臺軍射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遙光還小齋帳中著衣帟坐秉燭自照令人及拒齋閣皆重關左右竝踰屋散出臺軍主劉國寶時嘗

伯等先入遙光聞外兵至吹滅火扶匍下牀軍人排閣入於暗中牽出斬首時年三十二遙光未敗一夕城內皆夢羣蛇緣城四出各各共說之咸以爲異臺軍入城焚燒屋宇且盡遙光府佐司馬端爲掌書記曹虎謂之曰君是賊非端曰僕荷始安厚恩今死甘心虎不殺執送還臺徐世擿殺之劉颯遁走還家園爲人所殺端河內人颯南陽人事繼母有孝行弟濂事颯亦謹詔斂葬遙光屍原其諸子追贈桑天愛輔國將軍梁州刺史以江陵公寶覽爲始安王奉靖王後永元二年爲持節督湘州輔國將軍湘州刺史

通欣字重暉宣帝兄西平太守奉之無後以遙欣繼爲  
會孫除祕書郎太子舍人巴陵王文學中書郎延興元  
年高宗樹置以遙欣爲持節督兗州緣淮軍事寧朔將  
軍兗州刺史仍爲督豫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輔  
國將軍豫州刺史持節如故未之任建武元年進號西  
中郎將封聞喜縣公遷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梁南北  
秦七州軍事右將軍荊州刺史改封曲江公高宗子弟  
弱小晉安王寶義有廢疾故以遙光爲揚州居中遙欣  
居陝西在外權勢并在其門遙欣好勇聚畜武士以爲  
形接四年進號平西將軍永泰元年以雍州虜寇詔遙

欣本官領刺史寧蠻校尉移鎮襄陽虜退不行永元元  
年卒年三十一贈侍中司空諡康公葬用王禮

遙昌字季暉解褐祕書郎太孫舍人給事中祕書丞興  
元元年除黃門侍郎未拜仍爲持節督鄧司二州軍事  
寧朔將軍鄧州刺史建武元年進號冠軍將軍封豐城  
縣公千五百戶未之鎮徙督豫州鄧州之西陽司州之  
汝南二郡軍事征虜將軍豫州刺史持節如故二年虜  
主元宏寇壽春遣使呼城內人遙昌遣參軍崔慶遠朱  
選之詣宏慶遠曰旌蓋飄颻遠涉淮泗風塵慘烈無乃  
上勞宏曰六龍騰躍倏忽千里經途未遠不足爲勞慶

遠曰川境旣殊遠勞軒駕屈完有言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宏曰故當有故卿欲使我舍瑕依遠爲欲指斥其事慶遠曰君包荒之德本施北政未承來議無所舍瑕宏曰朕本欲有言會卿來問齊主廢立有其例不慶遠曰廢昏立明古今同揆中興克昌豈唯一代主上與先武帝非唯昆季有同魚水武皇臨崩託以後事嗣孫荒迷廢爲鬱林功臣固請爰立明聖上逼太后之嚴令下迫羣臣之稽顙俯從億兆踐登皇極未審聖旨獨何疑怪宏曰聞卿此言殊解我心但哲婦傾城何足可用果如所言武帝子弟今皆何在慶遠曰七王同惡皆伏管蔡之誅其餘列蕃二十餘國內升清階外典方牧哲婦之戒古人所惑然十亂盈朝實唯文母宏曰如我所聞靡有孑遺卿言美而乖實未之全信宏又曰雲羅所掩六合宜一故往年與齊武有書言今日之事書似未達齊王命也南使反情有愴然朕亦保兵此段猶是本意不必專爲問罪若如卿言便可釋然慶遠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聖人奇兵今旨欲憲章聖人不失舊好豈不善哉宏曰卿爲欲朕和親爲欲不和慶遠曰和親則二國交歡蒼生再賴不和則二國交怨蒼生塗炭和與不和裁由聖衷宏曰朕來爲復遊行鹽境北去洛都率

爾便至亦不攻城亦不伐塢卿勿以為慮宏設酒及羊  
炙雜果又謂慶遠曰聽卿王克黜凶嗣不違忠孝何以  
不立近親如周公輔成王而苟欲自取慶遠荅曰成王  
有亞聖之賢故周公得輔而相之今近蕃雖無悖德未  
有成王之賢霍光亦捨漢蕃親而遠立宣帝宏曰若爾  
霍光嚮自立為君當復得為忠臣不慶遠曰此非其類  
乃可言宣帝立與不立義當云何皇上豈得與霍光為  
匹若爾何以不言武王伐紂何意不立微子而輔之苟  
貪天下宏大笑明日引軍向城東遣道登道人進城內  
施衆僧絹五百匹慶遠選之各袴褶絡帶遙昌承奉元  
年卒上愛遙昌兄弟如子甚痛惜之贈車騎將軍儀同  
三司帝以問徐孝嗣孝嗣曰豐城本資尚輕贈以班台  
如為小過帝曰卿乃欲存萬代准則此我孤兄子不得  
與計諡憲公

安陸昭王緬字景業善容止初為祕書郎宋邵陵王文  
學中書郎建元元年封安陸侯邑千戶轉太子中庶子  
遷侍中世祖卽位遷五兵尚書領前軍將軍仍出為輔  
國將軍吳郡太守少時大著風績竟陵王子良與緬書  
曰竊承下風數十年來未有此政世祖嘉其能轉持節  
都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永明

五年還爲侍中領驍騎將軍仍遷中領軍明年轉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出爲會稽太守常侍如故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左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緬留心辭訟親自隱卹劫抄度口皆赦遣許以自新再犯乃加誅爲百姓所畏愛九年卒詔賻錢十萬布二百匹喪還百姓緣沔水悲泣設祭於峴山爲立祠贈侍中衛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如故給鼓吹一部謚昭侯年三十七高宗少相友愛特爲僕射領衛尉表求解衛尉私第展哀詔不許每臨緬靈輒慟哭不成聲建武元年贈侍中司徒安陸王邑二千戶子寶暉嗣爲持節督湘州軍事輔國將軍湘州刺史弟寶覽爲江陵公寶宏汝南公邑各千五百戶二年寶暉進號冠軍將軍三年寶宏改封宵城永元元年以安陸郡邊虜寶暉改封湘東王進號征虜將軍二年爲左衛將軍高宗兄弟一門皆尚吏事實暉粗好文章義師下寶暉在城內東昏廢寶暉望物情歸已坐待法駕旣而城內送首詣梁王宣德太后臨朝以寶暉爲太常寶暉不自安謀反兄弟皆伏誅

史臣曰太祖膺期御世二昆夙殞慶命慘流追序蕃屏安陸王緬以宗子戚屬弱年進仕典郡臨州去有餘迹

遺愛在民蓋因情而可感學以從政夫豈必然  
贊曰太祖二昆追樹雙蕃元託繼統貞與子孫並用威  
福自取亡存安陸稱美事表西魂

南齊書卷四十五

南齊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七

梁蕭子顯撰

王秀之

王慈

蔡約

陸慧曉

顧憲之

蕭惠基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南齊書卷四十六

列傳

王秀之字伯奮琅邪臨沂人也祖裕宋左光祿大夫儀  
同三司父瓚之金紫光祿大夫秀之幼時裕愛其風采  
起家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父卒爲菴舍於墓下持喪服  
闋復職吏部尚書褚淵見秀之正潔欲與結婚秀之不  
肯以此頻轉爲兩府外兵叅軍遷太子洗馬司徒左西  
屬桂陽王司空從事中郎秀之知休範將反辭疾不就  
出爲晉平太守至郡暮年謂人曰此邦豐壤祿俸常克  
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上表請代時人謂王  
晉平恐富求歸還爲安成王驃騎諮議轉中郎又爲太  
祖驃騎諮議昇明二年轉左軍長史尋陽太守隨府轉  
鎮西長史南郡太守府主豫章王嶷旣封王秀之遷爲  
司馬河東太守辭郡不受加寧朔將軍改除黃門郎未  
拜仍遷豫章王驃騎長史於荊州立學以秀之領儒林  
祭酒遷寧朔將軍南郡王司馬復爲黃門郎領羽林監  
遷長沙王中軍長史世祖卽位爲太子中庶子吏部郎  
出爲義興太守遷侍中祭酒轉都官尚書初秀之祖裕  
性貞正徐羨之傅亮當朝裕不與來往及致仕隱吳興  
與子瓚之書曰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瓚之歷官至五  
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  
朝隱及柳元景顏師伯令僕貴要瓚之竟不候之至秀

之爲尚書又不與令王儉款接三世不事權貴時人稱  
之轉侍中領射聲校尉出爲輔國將軍隨王鎮西長史  
南郡內史州西曹苟平遺秀之交知書秀之拒不答平  
乃遺書曰僕聞居謙之位旣刊于易傲不可長禮明其  
文是以信陵致夷門之義燕丹收荆卿之節皆以禮而  
然矣丈夫處世豈可寂漠恩榮空爲後代一丘土足下  
業潤重光聲居朝右不脩高世之績將何隔於愚夫僕  
耿介當年不通羣品饑寒白首望物嗟來成人之美春  
秋所善薦我寸長開君尺短故推風期德規於相益實  
非碌碌有求於平原者也僕與足下同爲四海國士夫  
盛衰迭代理之恒數名位參差運之通塞豈品德權行  
爲之者哉第五之號旣無易於騾騎西曹之名復何推  
於長史足下見答書題久之以君若此非典何宜施之  
於國士如其循禮禮無不答謹以相還亦何犯於鱗哉  
君子處人以德不以位相如不見屈於澠池毛遂安受  
辱於郢門造敵臨事僕必先於二子未知足下之貴足  
下之歲孰若秦楚兩王僕以德爲寶足下以位爲寶各  
寶其寶於此敬宜常聞古人交絕不泄惡言僕謂之鄙  
無以相貽故薦貧者之贈平賴川人豫章王嶷爲荊州  
時平獻書令減損奢麗豫章王優教酬答尚書令王儉



當事平又與儉書曰足下建高世之名而不顯高世之迹將何以書於齊史哉至是南郡綱紀啟隨王子隆請罪平平上書自申秀之尋徵侍中領游擊將軍未拜仍爲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秀之常云位至司徒左長史可以止足矣吳興郡隱業所在心願爲之到郡脩治舊山移置輜重隆昌元年卒官年五十三諡曰簡子秀之宗人僧祐太尉從祖兄也父遠光祿勳宋世爲之語曰王遠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而僧祐負氣不羣儉常候之辭不相見世祖數閱武僧祐獻講武賦儉借觀僧祐不與竟陵王子良聞僧祐善彈琴於座取琴進之不肯從命永明末爲太子中舍人在直屬疾代人未至僧祐委出爲有司所奏贖論官至黃門郎時衛軍掾孔道亦抗直著三吳決錄不傳

王慈字伯寶琅邪臨沂人司空僧虔子也年八歲外祖宋太宰江夏王義恭迎之內齋施寶物恣聽所取慈取素琴石研義恭善之少與從弟儉共書學除祕書郎太子舍人安成王撫軍主簿轉記室遷祕書丞司徒左西屬右長史試守新安太守黃門郎太子中庶子領射聲校尉安成王冠軍豫章王司空長史司徒左長史兼侍中出爲輔國將軍豫章內史父憂去官起爲建武將軍

吳郡太守遷寧朔將軍大司馬長史重除侍中領步兵  
校尉慈以朝堂諱榜非古舊制上表曰夫帝后之德綢  
繆天地君人之亮蟬聯日月至於名族不著昭自方策  
號諡聿宣載伊篇籍所以魏臣據中以建議晉主依經  
以下詔朝堂榜誌諱字懸露義非綿古事殷中世空失  
資敬之情徒乖嚴配之道若乃武功鼎臣贊庸元吏或  
以勲崇或由姓表故孔悝見銘謂標叔舅子孟應圖稱  
題霍氏況以處一之重列尊名以止仁無二之貴寅冲  
文而止敬昔東平卽世孝章巡宮而灑泣新野云終和  
熙見似而流涕感循舊類尚或深心矧觀徽跡能無惻  
隱今局禁欽遂動延車蓋若使懸駕紆覽四時臨閣豈  
不重增聖慮用感宸衷愚謂空標簡第無益於匪躬直  
述朝堂寧虧於夕惕伏惟陛下保合萬國齊聖羣生當  
刪前基之弊軌啟皇齊之孝則詔付外詳議博士李攜  
議據周禮凡有新令必奮鐸以警衆乃退以憲之于王  
宮注憲表懸之也太常丞王儻之議尊極之名宜率土  
同諱目可得覩口不可言口不可言則知之者絕知之  
者絕則犯觸必衆儀曹郎任昉議撝取證明之文儻之  
卽情惟允直班諱之典爰自漢世降及有晉歷代無爽  
今之諱榜兼明義訓邦之字國實爲前事之徵名諱之

重情敬斯極故懸諸朝堂搢紳所聚將使起伏晨昏不  
違耳目禁避之道昭然易從此乃敬恭之深旨何情典  
之或廢尊稱霍氏理例乖方居下以名故以不名為重  
在上必諱故以班諱為尊因心則理無不安即事則習  
行已久謂宜式遵無所創革慈議不行慈患脚世祖敕  
王晏曰慈在職未久既有微疾不堪朝又不能騎馬聽  
乘車在仗後江左來少例也以疾從閑任轉冠軍將軍  
司徒左長史慈妻劉秉女子觀尚世祖長女吳縣公主  
脩婦禮姑未嘗交答江夏王鋒為南徐州妃慈女也以  
慈為冠軍將軍東海太守加秩中二千石行徐州府事  
遷為冠軍將軍廬陵王中軍長史未拜永明九年卒年  
四十一謝超宗嘗謂慈曰卿書何當及虔公慈曰我之  
不得仰及猶雞之不及鳳也時人以為名答追贈太常

諡懿子

蔡約字景撫濟陽考城人也祖廓宋祠部尚書父興宗  
征西儀同約少尚宋孝武女安吉公主拜駙馬都尉祕  
書郎不拜順帝車騎驃騎行參軍通直郎不就遷太祖  
司空東閣祭酒太尉王簿齊臺建為世子中舍人仍隨  
度東宮轉鄱陽王友竟陵王鎮北征北諮議領記室中  
書郎司徒右長史黃門郎領本州中正出為新安太守

復爲黃門郎領射聲校尉通直常侍領驍騎將軍太子  
中庶子領屯騎校尉永明八年八月合朔約脫武冠解  
劔於省眠至下鼓不起爲有司所奏贖論太孫立領校  
尉如故出爲宜都王冠軍長史淮南太守行府州事世  
祖謂約曰今用卿爲近蕃上佐想副我所期約曰南豫  
密邇京師不治自理臣亦何人燭火不息時諸王行事  
多相裁割約在任主佐之間穆如也遷司徒左長史高  
宗爲錄尚書輔政百僚屣履到席約躡屣不改帝謂江  
禘曰蔡氏是禮度之門故自可悅禘曰大將軍有揖客  
復見於今建武元年遷侍中明年遷西陽王撫軍長史  
加冠軍將軍徙廬陵王右軍長史將軍如故轉都官尚  
書遷邵陵王師加給事中江夏王車騎長史加征虜將  
軍並不拜好飲酒夷淡不與世雜遷太子詹事永明二  
年卒年四十四贈太常

陸慧曉字叔明吳郡吳人也祖萬載侍中父子真元嘉  
中爲海陵太守時中書舍人秋當親幸家在海陵假還  
葬父子真不與相聞當請發民治橋又以妨農不許彭  
城王義康聞而賞焉自臨海太守眼疾歸爲中散大夫  
卒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游會稽內史同郡張暢見慧  
曉童幼便嘉異之張緒稱之曰江東裴樂也初應州郡

辟舉秀才衛尉史歷諸府行參軍以母老還家侍養十  
餘年不仕太祖輔政除爲尚書殿中郎隣族來相賀慧  
曉舉酒曰陸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卿  
輩乃復以爲慶邪太祖表禁奢侈慧曉撰答詔草爲太  
祖所賞引爲太傅東閣祭酒建元初仍遷太子洗馬武  
陵王暉守會稽上爲精選僚吏以慧曉爲征虜功曹與  
府參軍沛國劉璉同從述職行至吳璉謂人曰吾聞張  
融與陸慧曉並宅其間有水此水必有異味遂往酌而  
飲之廬江何點薦慧曉於豫章王嶷補司空掾加以恩  
禮轉長沙王鎮軍諮議參軍安陸侯緬爲吳郡復禮異

慧曉慧曉求補緬府諮議參軍遷始興王前將軍安西  
諮議領冠軍錄事參軍轉司徒從事中郎遷右長史時  
陳郡謝朓爲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謂王融曰我府  
二上佐求之前世誰可爲比融曰兩賢同時便是未有  
前例子良於西邸抄書令慧曉參知其事尋遷西陽王  
征虜巴陵王後軍臨汝公輔國三府長史行府州事復  
爲西陽王左軍長史領會稽郡丞行郡事隆昌元年徙  
爲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慧曉歷輔五  
政治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趣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  
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

禮處人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建武初除西中郎長史行事內史如故俄徵黃門郎未拜遷吏部郎尚書令王晏選門生補內外要局慧曉爲用數人而止晏恨之送女妓一人欲與申好慧曉不納吏曹都令史歷政以來諮執選事慧曉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左右單景儁以事詢問慧曉謂景儁曰六十年不復能諮都令史爲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帝甚憚之後欲用爲侍中以形短小乃止出爲輔國將軍晉安王鎮北司馬征北長史東海太守行府州事入爲五兵尚書行揚州事崔惠景事平領右軍將軍出監南徐州少時仍遷持節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至鎮俄爾以疾歸卒年六十二贈太常

同郡顧憲之字士思宋鎮南將軍凱之孫也性尤清直永明六年爲隨王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時西陵戍主杜元懿啓吳興無秋會稽豐登商旅往來倍多常歲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五百元懿如卽所見日可一倍盈縮相兼畧計年長百萬浦陽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爲官領攝一年格外長四百許萬西陵戍前檢稅無

妨戍事餘三埭自舉腹心世祖敕示會稽郡此語是事  
宜可訪察卽啓憲之議曰尋始立牛埭之意非苟逼使  
以納稅也當以風濤迅險人力不捷屢致膠溺濟急利  
物耳旣公私是樂所以輸直無怨京師航渡卽其例也  
而後之監領者不達其本各務已功互生理外或禁遏  
別道或空稅江行或撲船倍價或力周而猶責凡如此  
類不經埭煩牛者上詳被報格外十條竝蒙停寢從來  
諠訴始得暫弭案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充饑去乏從豐  
良由饑棘或徵貨買粒還拯親累或提攜老弱陳力餽  
口埭司責稅依格弗降舊格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  
將以何術皇慈恤隱振廩蠲調而元懿幸災推利重增  
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且比見加格置市者前後相  
屬非惟新加無贏竝皆舊格猶闕愚恐元懿今啟亦當  
不殊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詰便百方侵苦爲公賈怨元  
懿稟性苛刻已彰往効任以物上譬以狼將羊其所欲  
舉腹心亦當虎而冠耳書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  
臣此言盜公爲損蓋微斂民所害乃大也今雍熙在運  
草木含澤其非事宜仰如聖旨然掌斯任者應簡廉平  
廉則不竊於公平則無害於民矣愚又以便宜者蓋謂  
便於公宜於民也竊見頃之言便宜者非能於民力之

外用天分地也率皆即日不宜於民方來不便於公名  
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誠宜深察山陰一縣課戶  
二萬其民貲不滿三千者殆將君半刻又刻之猶且三  
分餘一凡有貲者多是士人復除其貧極者悉皆露戶  
役民三五屬官蓋惟分定百端輸調又則常然比衆局  
檢校首尾尋續橫相質累者亦復不少一人被攝十人  
相追一緒裁萌千孽互起蠶事弛而農業廢賤取庸而  
貴舉責應公瞻私日不暇給欲無爲非其可得乎死且  
不憚矧伊刑罰身且不愛何況妻子是以前檢未窮後  
巧復滋網辟徒峻猶不能悛竊尋民之多僞實由宋季  
軍旅繁興役賦殷重不堪勤劇倚巧所優積習生常遂  
迷忘反四海之大黎庶之衆心用參差難卒澄一化宜  
以漸不可疾責誠存不擾藏疾納汙實增崇曠務詳寬  
簡則稍自歸淳又被符簡病前後年月久遠其事不存  
符旨既嚴不敢闡信縣簡送郡郡簡呈使殊形詭狀干  
變萬源聞者忽不經懷見者實足傷駭兼親屬里伍流  
離道路時轉寒涸事方未已其士人婦女彌難厝衷不  
簡則疑其有巧欲簡復未知所安愚謂此條宜委縣簡  
保舉其綱領畧其毛目乃囊漏不出貯中庶嬰疾沈疴  
者重荷生造之恩也又永興諸暨離唐寓之寇擾公私



殘燼復特彌甚儻值水旱實不易念俗諺云會稽打鼓  
送卹吳興步檐令史會稽舊稱沃壤今猶若此吳興本  
是瘠土事在可知因循餘弊誠宜改張沁元懿今啓敢  
陳管見世祖竝從之由是深以方直見委仍行南豫南  
兗二州事籤典咨事未嘗與色動遵法制歷黃門郎吏  
部郎永元中爲豫章內史

蕭惠基南蘭陵蘭陵人也祖源之宋前將軍父思話征  
西將軍儀同三司惠基幼以外戚見江夏王義恭歎其  
詳審以女結婚解褐著作佐郎征北行參軍尚書水部  
左民郎出爲湘東內史除奉車都尉撫軍車騎主簿奏  
始初兄益州刺史惠開拒命明帝遣惠基奉使至蜀宣  
旨慰勞惠開降而益州土人反引氐賊圍州城惠基於  
外宣示朝廷威賞於是氐人邵虎郝天賜等斬賊帥馬  
興懷以降還爲太子中舍人惠基西使千餘部曲竝欲  
論功惠基毀除勲簿競無所用或問其此意惠基曰我  
若論其此勞則驅馳無已豈吾素懷之本邪出爲武陵  
內史中書黃門郎惠基善隸書及奕棊太祖與之情好  
相得早相器遇桂陽之役惠基姊爲休範妃太祖謂之  
曰卿家桂陽遂復作賊太祖頓新亭壘以惠基爲軍副  
惠基弟惠朗親爲休範攻戰惠基在城內了不自疑出

爲豫章太守還爲吏部郎遷長兼侍中袁粲劉秉起兵  
之父太祖以秉是惠基妹夫時直在侍中省遣王敬則  
觀其指趣見惠基安靜不與秉相知由是益加恩信討  
沈攸之加惠基輔國將軍徙頓新亭寧解軍號領長  
水校尉毋憂去官太祖卽位爲征虜將軍衛尉惠基就  
職少時累表陳解見許服闋爲征虜將軍東陽太守加  
秩中二千石凡歷四郡無所蓄聚還爲都官尚書轉掌  
吏部永明三年以久疾徙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尚書令  
王儉朝宗貴望惠基同在禮閣非公事不私覲焉五年  
遷太常加給事中自宋大明以來聲伎所尚多鄭衛淫  
俗雅樂正聲鮮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  
相和歌每奏輒賞悅不能已當時能某人琅邪王抗第  
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竝第二品赤松思速善  
於大行思莊思遲巧於鬪棊宋文帝世羊玄保爲會稽  
太守帝遣思莊入東與玄保戲因製局圖還於帝前覆  
之大祖使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  
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曉不寐  
世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  
也抗思莊竝至給事中永明中敕抗品棊竟陵王子良  
使會基掌其事初思話先於曲阿起宅有閑曠之致惠

基常謂所親曰須婚嫁畢當歸老舊廬立身退素朝廷  
譚爲善士明年卒年五十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弟惠  
休永明四年爲廣州刺史罷任獻奉傾資上敕中書舍  
人茹法亮曰可問蕭惠休吾先使卿宣敕答其勿以私  
祿足克獻奉今段殊覺其下情厚於前後人問之故當  
不復私邪吾欲分受之也十一年自輔國將軍南海太  
守爲徐州刺史鬱林卽位進號冠軍將軍建武二年虜  
圍鍾離惠休拒守虜遣使仲長文真謂城中曰聖上方  
脩文德何故完城拒命參軍羊倫答曰獫狁孔熾我是  
用急虜攻城惠休拒戰破之遷侍中領步兵校尉封建  
安縣子五百戶永元元年徙吳興太守徵爲右僕射吳  
興郡項羽神舊酷烈世人云惠休事神謹故得美遷二  
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惠休弟惠朗善騎馬同桂陽賊  
叛太祖赦之復加亭用永明九年爲西陽王征虜長史  
行南兗州事典籤何益孫賊罪百萬棄市惠朗坐免官  
史臣曰長揖上宰廷折公卿古稱遺直希之未過若天  
根孤地危峻情不屈則其道雖行其身永廢故多借路  
求容遜辭自貶高流世業不待旁通直轡揚鑣莫能天  
闕王秀之世守家風不降節於權輔美矣哉  
贊曰秀處邦朝清心直已伯寶世族榮家爲美約守先

業觀進知止慧曉貞亮斯焉君子惠基惠和時之選士

南齊書卷四十六 天長年

南齊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二十八

梁蕭子顯撰

王融

謝朓

王融字元長琅邪臨沂人也祖僧達中書令曾高並合  
輔僧達答宋孝武云亡父亡祖司徒司空父道琰廬陵  
內史毋臨川太守謝惠宣女惇敏婦人也教融書學融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南齊書卷四十七

列傳

一

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舉秀才晉安王南中郎板  
行參軍坐公事免竟陵王司徒板法曹行參軍遷太子  
舍人融以父官不通弱年便欲紹興家業啓世祖求自  
試曰臣聞春庚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榮臨年共悅夫  
唯動植且或有心況在生靈而能無感臣自奉望宮闕  
沐浴恩私拔迹庸虛參名盛列纓劔紫複趨步丹墀歲  
時歸來誇榮邑里然無懃而官昔賢會議不任而祿有  
識必譏臣所用慷慨憤懣不遑自晏誠以深恩鮮報聖  
主難逢蒲柳先秋光陰不待貪及明時展悉愚効以酬  
陛下不世之仁若微誠獲信短才見序文武吏法唯所  
施用夫君道舍弘臣術無隱翁歸乃居中自見克國自  
莫若老臣竊景前脩敢蹈輕節以冒不媒之鄙式罄奉  
公之誠抑又唐堯在上不參二八管夷吾耻之臣亦耻  
之願陛下裁覽遷祕書丞從叔儉初有儀同之授融贈  
詩及書儉甚奇憚之笑謂人曰穰侯印詎便可解尋遷  
丹陽丞中書郎虜使遣求書朝議欲不與融上疏曰臣  
側聞僉議疑給虜書如臣愚情切有未喻夫虜人面獸  
心狼猛蜂毒暴悖天經虧違地義通竄燭幽去來幽朔  
綿周漢而不悛歷晉宋其踰梗豈有愛敬仁智恭讓廉  
脩慙犬馬之馴心同鷹虎之反目設橐秣有儲筋竿足

用必以草竊關燧寇擾邊疆寧容款塞卑辭承衣請朔  
陛下務存遵養不時侮亡許其膜拜之誠納裘之賁况  
復願同文軌儻見款遣思奉聲教方致猜拒將使舊邑  
遺逸未知所寘衰胡餘噍或能自推一令蔓草難鋟涓  
流泛酌豈直疥癢輕痾容爲心腹重患抑孫武之言也  
困則數罰窘則多賞先暴而後畏其衆者虜之謂乎前  
中原士庶雖淪懾殊俗至於婚葬之晨猶巾禱爲禮而  
禁令苛刻動加誅輟於時獯粥初遷犬羊尚結卽心徒  
怨困懼成逃自其將卒奔離資峙銷闕北畏勅蠕西逼  
南胡民背如崩勢絕防斷於是曲從物情僞竊章服歷  
年將絕隱蔽無聞旣南向而泣者日夜以覬北顧而辭  
者江淮相屬凶謀歲窘淺慮無方於是稽顙郊門問禮  
求樂若來之以文德賜之以副書漢家軌儀重臨畿輔  
司隸傳節復入關河無待八百之師不期十萬之衆固  
其提漿佇俟揮戈願倒三秦大同六漢一統又虜前後  
奉使不專漢人必介以匈奴備諸覘獲且設官分職彌  
見其情抑退舊苗扶任種戚師保則后族馮晉國總錄  
則郅姓直勒渴侯台鼎則丘顏苟仁端執政則目凌鉗  
耳至於東都羽儀西京簪帶崔孝伯程真斯又在著作  
李元和郭季祐上于中書李思冲飾虜清官游明振廷

居顯職今經典遠被詩史北流馮李之徒必欲違尚直  
勒等類君致乖阻何則匈奴以羶騎爲帷牀馳射爲  
糧冠方帽則犯沙陵雪服左衽則風驤鳥逝若衣以  
裳戴之玄冕節其揖讓教以翔趨必同艱桎梏等懼冰  
淵婆娑蹶躄困而不能前已及夫春草水生阻散馬之  
適秋風木落絕驅禽之歡息沸脣於桑墟別醴乳於  
冀俗聽韶雅如隴贖臨方丈若爰居馮李之徒固得志矣  
虜之凶族其如病何於是風土之思深懷矣之情動拂  
衣者連裾抽鋒者比鏃部落爭於下會渠危於上我一  
舉而兼吞卞莊之勢必也且棘寶薦虞晉疆彌盛大鍾  
出智宿氏以亡帝畧遠乎無思不服鑿光幸岱匪暮斯  
朝臣請收籍依漣茲書復掌猶取之內府藏之外籛於  
理有愜卽事何損若狂言足採請決敕施行世祖荅曰  
吾意不異卿今所啓比相見更委悉事竟不行永明末  
世祖欲北伐使毛惠秀畫漢武北伐圖使融掌其事融  
好功名因此上疏曰臣聞情愔自中事符則感象構於  
始機動斯彰莊敬之道可宗會揖讓其彌肅勇烈之士  
足貴應輦鐸以增思肇植生民厥詳旣緬降及興運維  
道有徵莫不有所因循而升皇業者也若夫膏腴旣稱  
天乙知五方之富皮幣已列帝劉測四海之尊異封禪

之文則升中之典攸鬯歎輿地之圖乃席卷之庸是立  
伏惟陛下窮神盡聖總極居中偶化兩儀均明二耀拯  
玄綱於頽絕反至道於澆淳可謂區寓儀形齊民先覺  
者也臣亦遭逢生此嘉運鑿飲耕食自幸嘉年而識用  
昏霾經術疎淺將適且軸豈歲與薇皇鑒燭幽天高聽  
下賞片言之或善矜一物之失時前拂塵蒙霑飾光價  
拔足草廬廁身朝序復得拜賀歲時瞻望日月於臣心  
願會已畢矣但千祀一逢休明難再思策鈇駑樂陳涓  
盞竊習戰陣攻守之術農桑牧藝之書申商韓墨之權  
伊周孔孟之道常願待詔朱闕俯對青蒲請閑宴之私  
談當世之務位賤人微徒深傾欵方今九服清怡三靈  
和晏木有附枝輪無異轍東鞮獻舞南籥傳歌羗焚踰  
山秦屠越海舌象翫委體之勲輜譯厭瞻巡之數固將  
開桂林於鳳山創金城於西守而蠢爾獯狄敢讐大邦  
假息關河竊命函谷淪故京之爽塏變舊邑而荒涼息  
反坫之儒衣久伊川之被髮北地殘氓東都遺老莫不  
茹泣吞悲傾耳戴目翹心仁政延首王風若試馳咫尺  
之書具甄戎旅之卒徇其墮城納其降虜可弗勞弦鏃  
無待干戈真皇王之兵征而不戰者也臣乞以執爨先  
邁式道中原澄澣渚之恒流掃狼山之積霧係單于之



頤屈左賢之膝習呼韓之舊儀拜鑿典之巡幸然後天  
移雲動勒封岱宗咸五登三追蹤七十百神肅警萬國  
具僚瓊弁星離王帛雲聚集三燭於蘭席聆萬歲之禎  
聳豈不盛哉豈不韙哉昔桓公志在伐莒郭牙審其幽  
趣魏后心存去漢德祖究其深言臣愚昧忖誠不足以  
知微然伏揆聖心規模弘遠旣圖載其事必克就其功  
臣不勝歡喜圖成上置琅邪城射堂壁上遊幸輒觀視  
焉九月上幸芳林園禊宴朝臣使融爲曲水詩序文藻  
富麗當世稱之上以融才辯十一年使兼主客接虜使  
房景高宋弁弁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  
又踰其半因問在朝聞主客作曲水詩序景高又云在  
北閩王客此製勝於顏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日  
宋弁於瑤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  
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王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  
蹤漢武更慙鄙製無以遠匹相如上以虜獻馬不稱使  
融問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而魏主所獻良馬乃駑駘  
之不若求名檢事殊爲未孚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駟  
駟之牧不能復駟宋弁曰不容虛僞之名當是不習土  
地融曰周穆馬跡徧於天下若騏驎之性因地而遷則  
造父之策有時而躓弁曰王主客何爲慙慙於千里融

曰卿國既異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日至聖上當駕  
鼓車弁曰向意既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  
骨亦郭隗之故弁不能答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爲公  
輔直中書省夜歎曰鄧禹笑人行逢大旆開喧湫不得  
進又歎曰車前無八騶卒何得稱爲丈夫朝廷討雍州  
刺史王奐融復上疏曰臣每覽史傳見憂國忘家捐生  
報德者未曾不撫卷歎息以爲今古共情也然或以片  
言微感一食小惠參國士之眄同布素之遊耳豈有如  
臣獨拔無聞之伍過超非分之位名器雙假榮祿兩升  
而宴安具罷之晨優游旰食之日所以敢布丹愚仰聞  
宸聽今議者或以西夏爲念臣竊謂之不爾其故何哉  
陛下聖明羣臣悉力順以制逆上而御下指開賞黜之  
言微示生死之路方域之人皆相爲敵旣兵威遠臨人  
不自保雖窮鳥必啄固等命於梁鷄囚獸斯驚終竝懸  
於厨鹿凱師勞飲固不待晨臣之寸心獨有微願自餘  
猶薦食荒侮伊瀍天道禍淫危亡日至毋后內難糧力  
外虛謠言物情屬當今會若藉巫漢之歸師騁士卒之  
餘憤取函谷如反掌陵關塞若摧枯但士非素蓄無以  
卽用不教民戰是實棄之特希私集部曲豫加習校若  
蒙垂許乞隸監省拘食人身權備石頭防衛之數臣少

重名節早習軍旅若試而無績伏受面欺之誅用且有  
功仰酬知人之哲會虜動竟陵王子良於東府募人板  
融寧朔將軍軍主融文辭辯捷尤善倉卒屬綴有所造  
作援筆可待子良特相友好情分殊常晚節大習騎馬  
才地既華兼藉子良之勢傾意賓客勞問周款文武翕  
有輻湊之招集江西僉楚數百人並有幹用世祖疾篤  
暫絕子良在殿內太孫未入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閣  
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立子良上既蘇太孫入殿朝事  
委高宗融知子良不得立乃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鬱  
林深忿疾融卽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然後使中丞孔

稚珪倚爲奏曰融姿性剛險立身浮競動迹驚羣抗言  
異類近塞外微塵苦求將領遂招納不逞扇誘荒僮狡  
弄聲勢專行權利反覆唇齒之間傾動頰舌之內威福  
自己無所忌憚誹謗朝政歷毀王公謂已才流無所推  
下事曝遠近使融依源據荅融辭曰囚寔頑蔽觸行多  
訾但夙忝門素得奉教君子爰自總髮迄將立年州閭  
鄉黨見許愚慎朝廷衣冠謂無疊咎遇蒙大行皇帝獎  
育之恩又荷文皇帝識擢之重司徒公賜預士林安陸  
王曲垂眄接旣身被國慈必欲以死自効前後陳伐虜  
之計亦仰簡先朝今段犬羊乍擾紀僧真奉宣先救賜

語北邊動靜令囚草撰符詔于時卽因啓聞希侍鑿與  
及司徒宣敕招募同例非一實以戎事不小不敢承教  
續蒙軍號賜使招集銜敕而行非敢虛扇且格取亡叛  
不限僮楚狡弄聲勢應有形迹專行權利又無贓賄反  
覆脣齒之間未審悉與誰言輕動頰舌之內不容都無  
至此但聖主膺教實所沐浴自上甘露領及銀甕啓三  
日詩序接虜使語辭竭思稱揚得非誹謗且王公百司  
唯賢是與高下之敬等秩有差不敢踰濫豈應訛毀囚  
才分本劣謬被策用悚怍之情夙宵兢惕未嘗誇示里  
閭彰曝遠邇自循自省竝愧流言良由緣淺寡虞致貽  
囂謗伏惟明皇臨宇普天蒙澤戊寅赦恩輕重必宥百  
日曠期始蒙旬日一介罪身獨嬰憲劾若事實有徵爰  
對有在九死之日無恨泉壤詔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  
臨死歎曰我若不爲百歲老母當吐一言融意欲指斥  
帝在東宮時過失也融被收朋友部曲參問北寺相繼  
於道融請救於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融文集行於世  
謝朓字玄暉陳郡陽夏人也祖述吳興太守父緯散騎  
侍郎朓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解褐豫章王太尉行  
參軍歷隨王東中郎府轉王儉衛軍東閣祭酒太子舍  
人隨王鎮西功曹轉文學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數集僚

友朧以文才尤被賞愛流連晤對不捨日夕長史王秀  
之以朧年少相動密以啓聞世祖敕曰侍讀虞雲自宜  
恒應待接朧可還都朧道中爲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  
擊秋菊委嚴霜寄言尉羅者寥廓已高翔遷新安王中  
軍記室朧牋辭子隆曰朧聞潢汙之水思朝宗而每竭  
鴛鴦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臯壤搖落對之惆悵岐  
路東西或以嗚悒况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  
廳似秋葢朧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  
褻採一介搜揚小善捨耒場圃奉筆菟園東泛三江西  
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

府廷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  
骨不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清切  
蕃房寂寥舊草輕舟反沂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  
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舫於春渚  
朱邱方開効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雖  
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滄苔辭悲來橫集尋以  
本官兼尚書殿中郎隆昌初敕朧接北使朧自以口訥  
啓讓不當見許高宗輔政以朧爲驃騎諮議領記室掌  
霸府文筆又掌中書詔誥除祕書丞未拜仍轉中書郎  
出爲宣城太守以選復爲中書郎建武四年出爲晉安

王鎮北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啓王敬則反謀  
上甚嘉賞之遷尚書吏部郎朏上表三讓中書疑朏官  
未及讓以問祭酒沈約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朱  
脩之讓黃門蔡興宗讓中書竝三表詔答具事宛然近  
世小官不讓遂成恒俗恐此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西  
竝貴重初不自讓今豈可慕此不讓邪孫興公孔顛竝  
讓記室今豈可三署皆讓邪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  
意豈關官之大小撝謙之美本出人情若大官必讓便  
與詣闕章表不異例旣如此謂都自非疑朏又啓讓上  
優荅不許朏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  
此詩也敬皇后遷祔山陵朏撰哀策文齊世莫有及者  
東昏失德江祗欲立江夏王寶玄末更回惑與弟祀密  
謂朏曰江夏年少輕脫不堪負荷神器不可復行廢立  
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政是求安國  
家耳遙光又遣親人劉渢密致意於朏欲以爲肺腑朏  
自以受恩高宗非渢所言不肯荅少日遙光以朏兼知  
衛尉事朏懼見引卽以祗等謀告左興盛劉暄與盛不  
敢發言祗聞以告遙光遙光大怒乃稱敕召朏仍回車  
付廷尉與徐孝嗣祗暄等連名啓誅朏曰謝朏資性險  
薄大彰遠近王敬則往構凶逆微有誠効自爾昇擢超

越倫伍而谿壑無厭著於觸事比遂扇動內外處處妄  
說妄貶乘輿竊論宮禁間謗親賢輕議朝宰醜言異計  
非可具聞無君之心既著共棄之誅宜及臣等參議宜  
下北單肅正刑書詔公等啓事如此眇資性輕險又彰  
物議直以彫蟲薄伎見齒衣冠昔在渚宮構扇蕃邸日  
夜從諛仰窺俯畫及還京師翻自宣露江漢無波以爲  
已功素論於茲而盡縉紳所以側目去夏之事頗有微  
誠賞擢曲加踰邁倫序感悅未聞陵競彌著遂復矯構  
風塵妄惑朱紫詆貶朝政疑閒親賢巧言利口見醜前  
志涓流纖孽作戒遠圖宜有少正之刑以申去害之義  
便可收付廷尉肅明國典又使御史中丞范岫奏收眇  
下獄死時年三十六眇初告王敬則敬則女爲眇妻常  
懷刀欲報眇眇不敢相見及爲吏部郎沈昭畧謂眇曰  
卿人地之美無忝此職但恨今日刑於寡妻眇臨歎  
曰我不殺王公王公由我而死  
史臣曰晉世遷宅江表人無北歸之計英霸作輔芟定  
中原彌見金德之不競也元嘉再畧河南師旅傾覆自  
此以來攻伐寢議雖有戰爭事存保境王融生遇永明  
軍國寧息以文敏才華不足進取經畧心旨殷懃表奏  
若使宮車未晏有事邊關融之報効或不易限夫經國

體遠許久爲難而立功立事信居物右其賈誼終軍之  
流亞乎  
贊曰元長穎脫拊翼將飛時來運往身沒志違高宗始  
業乃顧玄暉逢昏屬亂先蹈禍機

南齊書卷四十七終

南齊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二十九

梁蕭子顯撰

袁象

孔稚珪

劉繪

袁象字偉才陳郡陽夏人也祖洵吳郡太守父覬武陵  
太守象少有風氣好屬文及玄言舉秀才歷諸王府參



軍不就覬臨終與兄顓書曰史公才識可嘉足懋先基  
矣史公彖之小字也服未闋顓在雍州起事見誅宋明  
帝投顓屍江中不聽斂葬彖與舊奴一人微服潛行求  
屍四十餘日乃得密瘞石頭後崗身自負土懷其父集  
未嘗離身明帝崩後乃改葬顓從叔司徒祭外舅征西  
將軍蔡興宗竝器之除安成王征虜參軍主簿尚書殿  
中郎出爲廬陵內史豫州治中太祖太傅相國主簿祕  
書丞議駁國史檀超以天文志紀緯序位度五行志載  
當時祥沴二篇所記事用相懸日蝕爲災宜居五行超  
欲立處士傳彖曰夫事關業用方得列其名行今栖遁  
之士排斥皇王陵轍將相此偏介之行不可長風移俗  
故遷書未傳班史莫編一介之善無緣頓畧宜列其姓  
業附出他篇遷始興王友固辭太祖使吏部尚書何載  
宣旨令就遷中書郎兼太子中庶子又以中書兼御史  
中丞轉黃門郎兼中丞如故坐彈謝超宗簡奏依違免  
官尋補安西諮議南平內史除黃門未拜仍轉長史南  
郡內史行荊州事還爲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出爲  
冠軍將軍監吳興郡事彖性剛嘗以微言忤世祖又與  
王晏不協世祖在便殿用金柄刀子治瓜晏在側曰外  
間有金刀之言恐不宜用此物世祖愕然窮問所以晏

曰袁彖爲臣說之上銜怒良久彖到郡坐過用祿錢免  
官付東冶世祖遊孫陵望東冶曰中有一好書囚數日車  
駕與朝臣幸冶履行庫藏因宴飲賜囚徒酒肉赦見彖  
與語明日釋之尋白衣行南徐州事司徒諮議衛軍長  
史遷侍中彖形體克臞有異於衆每從車駕射雉在郊  
野數人推扶乃能徒步幼而母卒養於伯母王氏事之  
如親閨門中甚有孝義隆昌元年卒年四十八謚靖子  
孔稚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也祖道隆位侍中父靈產  
泰始中罷晉安太守有隱遁之懷於禹井山立館事道  
精篤吉日於靜屋四向朝拜滄泗滂沲東出過錢塘北  
郭輒於舟中遙拜杜子恭墓自此至都東向坐不敢背  
側元徽中爲中散太中大夫頗解星文好術數太祖輔  
政沈攸之起兵靈產密白太祖曰攸之兵衆雖彊以天  
時冥數而觀無能爲也太祖驗其言擢遷光祿大夫以  
麓盛靈產上靈臺令其占候餉靈產白羽扇素隱几曰  
君性好古故遺君古物稚珪少學涉有美譽太守王僧  
虔見而重之引爲主簿州舉秀才解褐宋安成王車騎  
法曹行參軍轉尚書殿中郎太祖爲驃騎以稚珪有文  
翰取爲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遷正員郎中書郎  
尚書左丞父憂去官與兄仲智還居父山舍仲智妾李

氏驕妬無禮稚珪白太守王敬則殺之服闋爲司徒從事中郎州治中別駕從事史本郡中正永明七年轉驍騎將軍復領左丞遷黃門郎左丞如故轉太子中庶子廷尉江左相承用晉世張杜律二十卷世祖留心法令數訊囚徒詔獄官詳正舊注先是七年尚書刪定郎王植撰定律章表奏之曰臣尋晉律文簡辭約旨通大綱事之所質取斷難釋張斐杜預同注一章而生殺永殊自晉泰始以來唯斟酌參用是則吏挾威福之勢民懷怨對之怨所以溫舒獻辭於失政絳侯抗慨而興歎皇運革祚道冠前王陛下紹興光開帝業下車之痛每惻上仁滿堂之悲有矜聖思爰發德音刪正刑律敕臣集定張杜二注謹礪愚蒙盡思詳撰削其煩害錄其允衷取張注七百三十一條杜注七百九十一條或二家兩釋於義乃備者又取一百七條其注相同者取一百三條集爲一書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條爲二十卷請付外詳校擿其違謬從之於是公卿八座參議考正舊注有輕重處竟陵王子良下意多使從輕其中朝議不能斷者制旨平決至九年稚珪上表曰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爲正馭大國者以法理爲本是以古之聖王臨朝思理遠防邪萌深杜姦漸莫不資法理以成化明刑賞以

樹功者也伏惟陛下躡曆登皇乘圖踐帝天地更築日月再張五禮裂而復終六樂積而爰緝乃發德音下明詔降恤刑之文申慎罰之典敕臣與公卿八座共刪注律謹奉聖旨諮審司徒臣子良稟受成規創立條緒使兼監臣宋躬兼平臣王植等抄撰同異定其去取詳議八座裁正大司馬臣焜其中洪疑大議衆論相背者聖照玄覽斷自天筆始就成立律文二十卷錄敘一卷凡二十一卷今以奏聞請付外施用宣下四海臣又聞老子仲尼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是則斷獄之職自古所難矣今律文雖定必須用之用失其平不異無律律書精細文約例廣疑似相傾故誤相亂一乖其綱枉濫橫起法吏無解既多謬僻監司不習無以相斷則法書徒明於帙裏冤冤猶結於獄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令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千餘矣冤毒之死上千和氣聖明所急不可不防致此之由又非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勳餘方或以勞吏甚齒獷情濁氣忍弁生靈昏心狠態吞剥氓物虐理殘其命曲文被其罪冤積之興復緣斯發獄吏雖良不能爲用使于公哭於邊城孝婦冤於遐外陛下雖欲宥之其

已血凝九泉矣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故釋之定國聲  
光漢臺元常文惠績映魏閣今之士子莫肯爲業縱有  
習者世議所輕良由空勲永歲不逢一朝之賞積學當  
年終爲閭伍所嗤將恐此書永墜下走之手矣今若弘  
其爵賞開其勸募課業宦流班習胄子拔其精究使處  
內局簡其才良以居外仕方岳咸選其能邑長竝擢其  
術則臯繇之謀指掌可致杜鄭之業鬱焉何遠然後姦  
邪無所逃其刑惡吏不能藏其詐如身乎之相驅若絃  
括之相接矣臣以踈短謬司大理陛下發自聖衷憂矜  
刑網御延奉訓遠照民瘼臣謹仰述天官伏奏雲陛所

奏繆允者宜寫律上國學置律學助教依五經例國子  
生有欲讀者策試上過高第卽便擢用使處法職以勸  
士流詔報從納事竟不施行轉御史中丞遷驃騎長史  
輔國將軍建武初遷冠軍將軍平西長史南郡太守稚  
珪以虜連歲南侵征役不息百姓死傷乃上表曰匈奴  
爲患自古而然雖三代智勇兩漢權奇筭畧之要二塗  
而已一則鐵馬風馳奮威沙漠二則輕車出使通驛虜  
庭推而言之優劣可觀今之議者咸以丈夫之氣恥居  
物下況我天威寧可先屈吳楚勁猛帶甲百萬截彼鯨  
鯢何往不碎請和示弱非國計也臣以爲戎狄獸性本

非人倫鷓鴣狼蹠不足喜怒蜂目蠹尾何關美惡唯宜  
勝之以深權制之以遠竿弘之以大度處之以蠱賊豈  
足肆天下之忿捐蒼生之命發雷電之怒爭蟲鳥之氣  
百戰百勝不足稱雄橫屍千里無益上國而蟻聚螿攢  
窮誅不盡馬足毛羣難與競逐漢高橫威海表窘迫長  
圍孝文國富刑清事屈陵辱宣帝撫納安靜朔馬不驚  
光武卑辭厚禮寒山無靄是兩京四主英濟中區輸寶  
貨以結和遣宗女以通好長轡遠馭子孫是賴豈不欲  
戰惜民命也唯漢武藉五世之資承六合之富驕心奢  
志大事匈奴遂連兵積歲轉戰千里長驅瀚海飲馬龍

城雖斬獲名王屠走凶羯而漢之器甲十七其九故衛  
霍出關千隊不反貳師入漢百旅頓降李廣敗於前鋒  
李陵沒於後陣其餘奔北不可勝數遂使國儲空懸戶  
口減半好戰之功其利安在戰不及和相去何若自西  
朝不綱東晉遷鼎羣胡沸亂羌狄交橫荆棘攢於陵廟  
豺虎咆於宮闈山淵反覆黔首塗地逼迫崩騰開闢未  
有是時得失畧不稍陳近至元嘉多年無事末路不量  
復挑疆敵遂迺連城覆徙虜馬飲江青徐之際草木爲  
人耳建元之初胡塵犯塞永明之始復結通和十餘年  
間邊侯且息陛下張天造曆駕日登皇聲雷寓宙勢壓

河岳而封豕殘魂未屠劔首長蛇餘喘偷窺外甸烽亭  
不靜五載於斯昔歲蟻壞壞食樊漢今茲蟲毒浸淫未  
已與師十萬日費千金五歲之費寧可貨計陛下何惜  
匹馬之驛百金之路數行之詔誘此凶頑使河塞息肩  
關境全命蓄甲養民以觀彼弊我策若行則爲不世之  
福若不從命不過如戰失一隊耳或云遣使不受則爲  
辱命夫以天下爲量者不計細恥以四海爲任者寧顧  
小節一城之沒尚不足惜一使不反曾何取慙且我以  
權取貴得我畧行何嫌其恥所謂及蠖之屈以求伸也  
臣不言遣使必得和自有可和之理猶如欲戰不必勝

而有可勝之機耳今宜早發大軍廣張兵勢徵犀甲於  
岷峨命樓船於滹海使自青徂豫候騎星羅公江入漢  
雲陣萬里據險要以奪其菟斷糧道以折其膽多設疑  
兵使精銷而計亂固列金湯使神茹而慮屈然後發乘  
詔馳輕驛辯辭重幣陳列吉凶北虜頑而愛奇貪而好  
貨畏我之威喜我之賂畏威喜賂願和必矣陛下用臣  
之啓行臣之計何憂王門之下而無款塞之胡哉彼之  
言戰旣懇勲臣之言和亦慊闊伏願察兩塗之利害檢  
二事之多少聖照玄省灼然可斷所表謬奏希下之朝  
省使同博議臣謬荷殊恩奉佐侯岳敢肆瞽直伏奏千

皇帝不納徵侍中不行留本任雅珪風韻清疎好文詠  
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琅邪王思遠  
廬江何點點弟胤竝欵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  
机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  
之曰欲爲陳蕃乎雅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  
期效仲舉永元元年爲都官尚書遷太子詹事加散騎  
常侍三年雅珪疾東昏屏除以牀輦走因此疾甚遂卒  
年五十五贈金紫光祿大夫

劉繪字士章彭城人太常悛弟也父勔宋末權貴門多  
人客使繪與之共語應接流暢勔喜曰汝後若束帶立  
朝可與賓客言矣解褐著作郎太祖太尉行參軍太祖  
見而歎曰劉公爲不亡也豫章王嶷爲江州以繪爲左  
軍主簿隨鎮江陵轉鎮西外兵曹參軍驃騎主簿繪聰  
警有文義善隸書數被賞召進對華敏僚吏之中見遇  
莫及琅邪王詡爲功曹以吏能自進嶷謂僚佐曰吾雖  
不能得應嗣陳蕃然閣下自有二驥也復爲司空記室  
錄事轉太子洗馬大司馬諮議領錄事時豫章王嶷與  
文惠太子以年秩不同物論謂官府有疑繪苦求外出  
爲南康相郡事之暇專意講說上左右陳洪請假南還  
問繪在郡何似旣而聞之曰南康是三州喉舌應須治



幹豈可以年少講學處之邪徵還爲安陸王護軍司馬  
轉中書郎掌詔誥敕助國子祭酒何胤撰治禮儀永明  
末京邑人士盛爲文章談義皆湊竟陵王西邸繪爲後  
進領袖機悟多能時張融周顒竝有言工融音旨緩韻  
顒辭致綺捷繪之言吐又頓挫有風氣時人爲之語曰  
劉繪貼宅別開一門言在二家之中也魚復侯子響誅  
後豫章王疑欲求葬之召繪言其事使爲表繪求紙筆  
須臾便成疑惟足八字云提携鞠養俯見成人乃歎曰  
彌衡何以過此後北虜使來繪以辭辯救接虜使事畢  
當撰語辭繪謂人曰無論潤色未易但得我語亦難矣

事兄悛恭謹與人語呼爲使君隆昌中悛坐罪將見誅  
繪伏闕請代兄死高宗輔政救解之引爲鎮軍長史轉  
黃門郎高宗爲驃騎以繪爲輔國將軍諮議領錄事典  
筆翰高宗卽位遷太子中庶子出爲寧朔將軍撫軍長  
史安陸王寶暉爲湘州以繪爲冠軍長史長沙內史行  
湘州事將軍如故寶暉妃悛女也寶暉愛其侍婢繪奪  
取具以啓聞寶暉以爲恨與繪不協遭母喪去官有至  
性持喪墓下三年食麤糲服闋爲寧朔將軍晉安王征  
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繪雖豪俠常惡武事  
雅善博射未嘗跨馬兄悛之亡朝議贈平北將軍雍州

刺史詔書已出繪請尚書令徐孝嗣改之及梁王義師起朝廷以繪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固讓不就衆以朝廷昏亂爲之寒心繪終不受東昏改用張欣泰繪轉建安王車騎長史行府國事義師圍城南兖州刺史張稷總城內軍事與繪情款異常將謀廢立閑語累夜東昏殞城內遣繪及國子博士范雲等送首詣梁王於石頭轉大司馬從事中郎中興二年卒年四十五繪撰能書人名自云善飛白言論之際頗好矜詡弟瑱字士温好文章飲酒奢逸不吝財物榮陽毛惠

遠善畫馬瑱善畫婦人世並爲第一官至吏部郎先繪卒

史臣曰刑禮相望勸戒之道淺識言治莫辯後先故宰世之堤防御民之羈絆端簡爲政貴在畫一輕重屢易手足無從律令之本文約旨曠據典行罰各用情求舒慘之意旣殊寬猛之利亦異辭有出沒義生增損舊尹之事政非一途後主所是卽爲成用張弛代積稍至遷訛故刑開二門法有兩路刀筆之態深舞弄之風起承喜怒之機隙挾千金之姦利剪韭復生寧失有罪抱木牢戶未必非寬下吏上司文簿從事辯聲察色莫用矜

南齊書卷四十八  
府申在理讞急不在躬案法隨科幸無咎悔至於郡縣  
親民百務萌始以情矜過會不待獄以律定罪無細非  
讞蓋由網密憲煩文理相背夫懲恥難窮盜賊長有欲  
求猛勝事在或然掃墓高門爲利孰遠故永明定律多  
用優寬治物不患仁心見累於弘厚爲令貴在必行而  
惡其舛雜也  
贊曰袁徇厥戚猶子爲情稚夷遠奏諫罷兵士章機  
悟立行砥名

南齊書卷四十八終

南齊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三十

梁蕭子顯撰

王 奐 從弟績

張 冲

王奐字彥孫琅邪臨沂人也祖僧朗宋左光祿儀同父  
粹黃門郎奐出繼從祖中書令球故字彥孫解褐著作  
佐郎太子舍人安陸王冠軍主簿太子洗馬本州別駕

中書郎桂陽王司空諮議黃門郎元徽元年爲晉熙王  
征虜長史江夏內史遷侍中領步兵校尉復出爲晉熙  
王鎮西長史加冠軍將軍江夏武昌太守徵祠部尚書  
轉掌吏部昇明初遷冠軍將軍丹陽尹初王晏父曾暉  
爲沈攸之長史常慮攸之舉事不得還時奐爲吏部轉  
曾暉爲內職晏深德之及晏仕世祖府奐從弟蘊反世  
祖謂晏曰王奐宋家外戚王蘊親同逆黨旣其羣從豈  
能無異意我欲具以啓聞晏叩頭曰王奐脩謹保無異  
志晏父母在都請以爲質世祖乃止出爲吳興太守秩  
中二千石將軍如故尋進號征虜將軍建元元年進號  
左將軍明年遷太常領鄱陽王師仍轉侍中祕書監領  
驍騎將軍又遷征虜將軍臨川王鎮西長史領南蠻校  
尉南郡內史奐一歲三遷上表固讓南蠻曰今天地初  
闢萬物載新荆蠻來威巴濮不擾但使邊民樂業有司  
脩務本府舊州日就殷阜臣昔遊西土茲見盈虛兼日  
者戎燼之後夷毀難復雖復緝以善政未及來蘇今復  
割撤大府制置偏校崇望不足以助強語實安能以相  
弊且資力旣分職司增廣衆勞務倍文案滋煩非獨臣  
見其難竊以爲國計非允見許於是罷南蠻校尉官進  
號前將軍世祖卽位徵右僕射仍轉使持節監湘州軍

事前將軍湘州刺史永明二年徙爲散騎常侍江州刺  
史初省江州軍府四年遷右僕射本州中正與無學術  
以事幹見處遷尚書僕射中正如故校籍郎王植屬吏  
部郎孔琇之以校籍令史俞公喜求進署矯稱與意植  
坐免官六年遷散騎常侍領軍將軍與欲請車駕幸府  
上晚信佛法御膳不宰牲使王晏謂與曰吾前去年爲  
斷殺事不復幸詣大臣已判無容欸爾也王儉卒上用  
與爲尚書令以問王晏晏位遇已重與與不能相推荅  
上曰柳世隆有重望恐不宜在與後乃轉爲左僕射加  
給事中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  
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鎮北將軍雍州刺史上  
謂王晏曰與於釋氏實自專至其在鎮或以此妨務卿  
相見言次及之勿道吾意也上以行北諸戍士卒多繼  
縷送袴褶三千具令與分賦之十一年與輒殺寧蠻長  
史劉興祖上大怒使御史中丞孔稚珪奏其事曰雍州  
刺史王與啓錄小府長史劉興祖虛稱興祖扇動山蠻  
規生逆謀誑言誹謗言辭不遜敕使送興祖下都與慮  
所啓欺妄於獄打殺興祖詐啓稱自經死止今體傷捷  
蒼黻事暴聞聽攝興祖門生劉倪到臺辨問列興祖與  
與共事不能相和自去年朱公恩領軍征蠻失利興祖

啓聞以啓呈奐奐因此便相嫌恨若云與祖有罪便應  
事在民間民間恬然都無事迹至十年九月十八日奐  
使仗身三十人來稱敕錄與祖付獄安定郡蠻先在郡  
贓私與祖既知其取與卽牒啓奐不問與祖後執錄奐  
仍令蠻領仗身於獄守視與祖未死之前於獄以物畫  
漆梓子中出密報家道無罪令啓乞出都一辨萬死無  
恨又云奐駐與祖嚴禁信使欲作方便殺以除口舌又  
云奐意乃可奐第三息彪隨奐在州凡事是非皆干豫  
扇構密除與祖又云與祖家餉糜中下藥食兩口便覺  
回乞獄子食者皆大利與祖大吡道糜中有藥近獄之  
家無人不聞又云奐治著與祖日急判無濟理十一月  
二十一日奐使獄吏來報與祖家道與祖於獄自經死  
屍出家人共洗浴之見與祖頸下有傷肩胛烏黥陰下  
破碎實非與祖自經死家人及門義共見非是一人重  
攝檢雍州都留田文喜列與倪符同狀與祖在獄嗷苦  
望下旣蒙降旨欣願始遂豈容於此方復自經救以十  
九日至與祖以二十一日死推理檢迹灼然矯假尋救  
使送下奐輒拒詔所謗諸條悉出奐意毀故丞相若陳  
顯達誹訕朝事莫此之深彪私隨父之鎮敢亂王法罪  
竝合窮戮上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閣將軍曹道剛領

齊仗五百人收與救鎮西司馬曹虎從江陵步道會襄陽與子彪素凶剽與不能制女婿殷叡懼禍謂與曰曹呂今來既不見真救恐為奸變政宜錄取馳啓聞耳與納之彪輒令率州內得千餘人開鎮庫取仗配衣甲出南堂陳兵閉門拒守與門生鄭羽叩頭啓與乞出城迎臺使與曰我不作賊欲先遣啓自申政恐曹呂輩小人相陵藉故且閉門自守耳彪遂出與虎軍戰其黨范虎領二百人降臺軍彪敗走歸土人起義攻州西門彪登門拒戰却之與司馬黃瑤起寧蠻長史裴叔業於城內起兵攻與與聞兵入還內禮佛未及起軍人遂斬之年

五十九執彪及弟爽弼殷叡皆伏誅詔曰逆賊王與險詖之性自少及長外飾廉勤內懷凶慝貽戾鄉伍敢棄衣冠拔其文筆之用擢以顯任出牧樊阿政刑弛亂第三息彪矯弄威權父子均勢故寧蠻長史劉興祖忠於奉國每事臣執與忿其異已誣以訕謗肆怒囚錄然後奏聞狀察與愚詐詔送興祖還都乃懼姦謀發露潛加殺害欺罔既彰中使辯覈遂授兵登陴逾捍王命天威電掃義夫咸奮曾未浹辰罪人斯獲方隅克殄漢南肅清自非犯官兼預同途謀為一時所驅逼者悉無所聞與長子太子中庶子融融弟司徒從事中郎琛於都

南齊書卷四十九 列傳 五十一  
帝餘孫皆原宥殷叡字文子陳郡人晉太常融七世孫也宋元嘉末祖元素坐染太初事誅叡遺腹亦當從戮外曾祖王僧朗啓孝武救之得免叡解文義有口才司徒褚淵甚重之謂之曰諸叡自荊州以來無出卿右者叡歛容荅曰殷族衰悴誠不如昔若此旨爲虛故不足降此旨爲實彌不可聞矣爲雍州啓叡爲府長史叡族父恒字昭度與叡同承融後宋司空景仁孫也恒及父道矜竝有古風以是見蚩於世其事非一恒宋秦始初爲度支尚書坐屬父疾及身疾多爲有司所奏明帝詔曰殷道矜有生便病比更無橫疾恒因愚習惰父妨清敘左遷散騎常侍領校尉恒歷官清顯至金紫光祿大夫建武中卒與弟伯女爲長沙王晃妃世祖詔曰與自陷逾節長沙王妃男女竝長且與又出繼前代或當有准可特不離絕與從弟績

績字叔素宋車騎將軍景文子也弱冠爲祕書郎太子舍人轉中書舍人景文以此授超階令績經年乃受景文封江安侯績襲其本爵爲始平縣五等男遷祕書丞司徒右長史元徽末除寧朔將軍東陽太守世祖爲撫軍東海太守黃門郎寧朔將軍東陽太守世祖爲撫軍東部尚書張岱選績爲長史呈選牒太祖笑謂岱曰此可



謂素望遷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出補義興太守輒錄郡吏陳伯喜付陽羨獄欲殺之縣令孔道不知何罪不受續教爲有司所奏續坐白衣領職遷太子中庶子領驍騎轉長史兼侍中世祖出射雉續信佛法稱疾不從駕轉左民尚書以母老乞解職改授寧朔將軍大司馬長史淮陵太守出爲宣城太守秩中二千石隆昌元年遷輔國將軍太傅長史不拜仍爲冠軍將軍豫章內史進號征虜又坐事免官除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散騎常侍隨王師除征虜將軍驃騎長史遷散騎常侍太常永元元年卒年五十三諡靖子續女適安陸王子敬世祖寵子永明三年納妃脩外舅姑之敬世祖遣文惠太子相隨往續家置酒設樂公卿皆冠冕而至當世榮之張冲字思約吳郡吳人父東通直郎冲出繼從伯侍中景胤小名查父邵小名梨宋文帝戲景胤曰查何如梨景胤答曰梨是百果之宗查何敢及冲亦少有至性辟州主簿隨從叔永爲將帥除綏遠將軍盱眙太守未征彭城遇寒雪軍人足脛凍斷者十七八冲足指皆墮除尚書駕部郎桂陽王征南中兵振威將軍歷驃騎太尉南中郎參軍不拜遷征西從事中郎通直郎武陵王北中郎直兵參軍長水校尉除寧朔將軍本官如故遷左

軍將軍加寧朔將軍輔國將軍冲少從戎事朝廷以幹  
力相待故歷處軍校之官出爲馬頭太守徙盱眙太守  
輔國將軍如故永明六年遷西陽王冠軍司馬八年爲  
假節監青冀二州刺史事將軍如故冲父初卒遺命曰  
祭我必以鄉土所產無用牲物冲在鎮四時還吳園中  
取果菜流涕薦焉仍轉刺史鬱林卽位進號冠軍將軍  
明帝卽位以晉壽太守王洪軌代冲除黃門郎加征虜  
將軍建武二年虜寇淮泗假冲節都督青冀二州北討  
諸軍事本官如故虜弁兵攻司州徐青詔出軍分其兵  
勢冲遣軍主桑係祖由渣口攻拔虜建陵驛馬厚丘三  
城多所殺獲又與洪軌遣軍主崔季延襲虜紀城據之  
冲又遣軍主杜僧護攻拔虜虎坑馮時卽丘三城驅生  
口輜重還至溘溝虜救兵至緣道要擊僧護力戰大破  
之其年遷廬陵王北中郎司馬加冠軍將軍未拜豐城  
公遙昌爲豫州上慮寇未已徙冲爲征虜長史南梁郡  
太守永泰元年除江夏王前軍長史東昏卽位出爲建  
安王征虜長史輔國將軍江夏內史行郢州府州事永  
元元年遷持節督豫州軍事豫州刺史代裴叔業竟不  
行明年遷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輔國將軍南兗州刺  
史持節如故會司州刺史申希祖卒以冲爲督司州軍

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降虜又遷沖爲  
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南兗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並  
未拜崔慧景事平徵建安王寶寅還都以沖爲督郢司  
二州郢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一歲之中頻授四州至  
此受任其冬進征虜將軍封定襄侯食邑千戶梁王義  
師起東昏遣驍騎將軍薛元嗣制局監暨榮伯領兵及  
糧運百四十餘船送沖使拒西師元嗣等懲劉山陽之  
敗疑沖不敢進停任夏口浦聞義師將至元嗣榮伯相  
率入郢城時竟陵太守房僧寄被代還至郢東昏敕僧  
寄留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僧寄謂沖曰臣雖未荷朝廷

深恩實蒙先帝厚澤蔭其樹者不折其枝實欲微立塵  
効冲深相許諾共結盟誓乃分部拒守遣軍主孫樂祖  
數千人助僧寄據魯山岸立城壘明年二月梁王出沔  
口圍魯山城遣軍主曹景宗等過江攻郢城未及盡濟  
冲遣中兵參軍陳光靜等開門出擊爲義師所破光靜  
戰死冲固守不出景宗於是據石橋浦連軍相續下至  
加湖東昏遣軍主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吳子陽光子祜  
李文釗陳虎牙等十三軍援郢至加湖不得進乃築城  
舉烽城內亦舉火應之而內外各自保不能相救冲病  
死元嗣榮伯與冲子孜及長史江夏內史程茂固守東

昏詔贈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假元嗣子陽節江水暴  
長加湖城淹潰義師乘高艦攻之子陽等大敗散魯山  
城乏糧軍人於巖頭捕細魚供食密治輕船將奔夏口  
梁王命偏軍斷其取路防備越逸房僧寄病死孫樂祖  
窘以城降郢城被圍二百餘日士庶病死者七八百家  
魯山既敗程茂及元嗣等議降使孜爲書與梁王冲故  
吏青州治中房長瑜謂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操逾松  
竹郎君但當端坐畫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幅巾待  
命以下從使君今若隨諸人之計非唯郢州士女失高  
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魯山陷後二日元嗣等以郢  
城降東昏以程茂爲督郢司二州輔國將軍郢州刺史  
元嗣爲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  
冠軍將軍雍州刺史竝持節時郢魯二城已降死者相  
積竟無叛散時以冲及房僧寄比臧洪之被圍也贈僧  
寄益州刺史時新蔡太守席謙永明中爲中書郎王融  
所薦父恭穆鎮西司馬爲魚復侯所害至是謙鎮益城  
聞義師東下曰我家世忠貞殞死不二爲陳伯之所殺  
史臣曰石碣棄子弘滅親之戒鮑永晚降知事新之節  
王奐誠在靡貳迹允嚴科張冲未達天心守迷義運致  
危之理異爲亡之事一也

贊曰王居北牧子未克家終成干紀覆此胄華張壘窮  
守死如亂麻為悟既晚辯見方賒

南齊書卷四十九終

南齊書卷五十

列傳第三十一

梁蕭子顯撰

文二王

明七王

文惠太子四男安皇后生鬱林王昭業宮人許氏生海  
陵恭王昭文陳氏生巴陵王昭秀褚氏生桂陽王昭粲  
巴陵王昭秀字懷尚太子第三子也永明中封曲江公

千五百戶十年爲寧朔將軍濟陽太守鬱林卽位封臨  
海郡王二千戶隆昌元年爲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梁  
南北秦七州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延興元年徵爲  
車騎將軍衛京師以永嘉王昭粲代之明帝建武二年  
通直常侍庾曇隆啓曰周定雒邑天子置畿內之民漢  
都咸陽三輔爲社稷之衛中晉南遷事移威弛近郡名  
邦多有國食宋武創業依擬古典神州部內不復別封  
而孝武末年分樹寵子苟申私愛有乖訓準隆昌之元  
特開母弟之貴竊謂非古聖明御寓禮舊爲先畿內限  
斷宜遵昔制賜茅授土一出外州詔付尚書詳議其冬  
改封昭秀爲巴陵王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六

桂陽王昭粲太子第四子也鬱林立以皇弟封永嘉郡  
王南徐州刺史延興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  
梁南北秦七州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明帝立欲以  
聞喜公遙欣爲荆州轉昭粲爲右將軍中書令建武二  
年改封桂陽王四年遷太常將軍如故永泰元年見殺  
年八歲

明帝十一男敬皇后生東昏侯寶卷江夏王寶玄鄱陽  
王寶寅和帝殷貴嬪生巴陵隱王寶義晉熙王寶嵩袁  
貴妃生廬陵王寶源管淑妃生邵陵王寶攸許淑媛生

桂陽王寶貞餘皆早夭

巴陵隱王寶義字智勇明帝長子也本名明基建武元年爲持節都督揚南徐州軍事前將軍揚州刺史封晉安郡王三千戶寶義少有廢疾不堪出人間故止加除授仍以始安王遙光代之轉寶義爲右將軍領兵置佐鎮石頭二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東昏卽位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仗永元元年給班劍二十人始安王遙光誅爲都督揚南徐二州軍事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持節如故東府被兵火屋宇燒殘帝方營宮殿不暇脩葺寶義鎮西

州三年進位司徒和帝西臺建以爲侍中司空使持節都督刺史如故梁王定京邑宣德太后令以寶義爲太尉領司徒詔云不言之化形于自遠時人皆云此實錄也梁受禪封謝沐縣公尋封巴陵郡王奉齊後天監中薨

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建武元年爲征虜將軍領石頭戍事封江夏郡王仍出爲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軍事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永泰元年還爲前將軍領石頭戍事未拜東昏卽位進號鎮軍將軍永元元年又進車騎將軍代晉安王寶義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

二州軍事南徐兗二州刺史將軍如故寶玄娶尚書令徐孝嗣女爲妃孝嗣被誅離絕少帝送少姬二人與之寶玄恨望密有異計明年崔慧景舉兵還至廣陵遣使奉寶玄爲主寶玄斬其使因是發將吏防城帝遣馬軍主戚平外監黃林夫助鎮京口慧景將渡江寶玄密與相應殺司馬孔衿典籤呂承緒及平林夫開門納慧景使長史沈伏之諮議柳愷分部軍衆乘八柁輿手執絳麾幡隨慧景至京師往東城百姓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玄及慧景軍名帝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復可罪餘人寶玄逃奔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鄣裹之令羣小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寶玄曰汝近圍我亦如此少日乃殺之

廬陵王寶源字智淵明帝第五子也建武元年爲北中郎將鎮琅邪城封廬陵郡王遷右將軍領石頭戍事仍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後將軍南兗州刺史王敬則伏誅徙寶源爲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軍事會稽太守將軍如故永元元年進號安東將軍和帝卽位以爲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太守如故未拜中興二年薨鄱陽王寶夤字智亮明帝第六子也建武初封建安郡



王二年爲北中郎將鎮琅邪城明年出爲持節都督江  
州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東昏卽位爲使持節都督  
郢司二州軍事征虜將軍郢州刺史尋進號前將軍永  
元二年徵爲撫軍領石頭戍事未拜三年爲車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鎮石頭其秋雍州刺史張欣泰等謀起  
事於新亭殺臺內諸主帥事在欣泰傳難作之日前南  
譙太守王靈秀奔往石頭率城內將吏見力去車脚載  
寶寅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後京邑騷亂寶寅  
至杜姥宅日已欲暗城門閉城上人射之衆棄寶寅逃  
走寶寅逃亡三日戎服詣草市尉尉馳以啓帝帝迎寶  
寅入宮問之寶寅涕泣稱爾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車仍  
將去制不自由帝笑乃復爵位和帝立西臺以寶寅爲  
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軍事衛將軍南徐州刺史少  
帝以爲使持節都督荆益寧雍梁北南秦七州軍事荆  
州刺史將軍如故宣德太后臨朝梁王爲建安公改封  
寶寅爲鄱陽王中興二年謀反奔魏  
邵陵王寶攸字智宣明帝第九子也建武元年封南平  
郡王二年改封三年爲北中郎將鎮琅邪城永元元年  
爲持節都督南北徐南兗青冀五州軍事南兗州刺史  
鄭將如故未拜遷征虜將軍領石頭戍事丹陽尹戍事

南齊書卷五十一  
如故陳顯達事平出爲持節督江州軍事左將軍江州  
刺史以本號還京師授中將軍祕書監中興二年謀反  
宣德太后令賜死

晉熙王寶嵩字智靖明帝第十子也永元二年爲冠軍  
將軍丹陽尹仍遷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軍事南徐州  
刺史將軍如故中興元年和帝以爲中書令明年謀反  
伏誅

桂陽王寶貞明帝第十一子也永元二年爲中護軍北  
中郎將領石頭戍事  
中興二年謀反伏誅

史臣曰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鄆兄弟之恩離君臣之義

正夫逆順有勢况親兼一體道窮數盡或容觸啄而寶

玄自尋干戈欣受家難曾不悟執柯所指附萼相從以

此而圖萬全未知其髣髴也

贊曰文惠二王于嗟天殤明子七國終亦衰亡

南齊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二

梁蕭子顯撰

裴叔業

崔慧景

張欣泰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晉冀州刺史徽後也徽子游擊將軍黎遇中朝亂子孫沒涼州仕於張氏黎玄孫先福義

熙未還南至滎陽太守叔業父祖晚渡少便弓馬有武幹宋元徽末累官爲羽林監太祖驃騎行參軍建元元年除屯騎校尉虜侵司豫二州以叔業爲軍主征討本官如故上初卽位羣下各獻讜言二年叔業上疏曰成都沃壤四塞爲固古稱一人守隘萬夫趙趙雍齊亂於漢世譙李寇於晉代成敗之迹事載前史頃世以來綏馭乖術地惟形勢居之者異姓國實武用鎮之者無兵致寇掠克斥賦稅不斷宜遣帝子之尊臨撫巴蜀總益梁南秦爲三州刺史率文武萬人先啓岷漢分遣郡戍皆配精力搜盪山源糾虔姦蠹威令旣行民夷必服除寧朔將軍軍主如故永明四年累至右軍將軍東中郎諮議參軍高宗爲豫州叔業爲右軍司馬加建威將軍軍主領陳留太守七年爲王敬則征西司馬將軍軍主如故隨府轉驃騎在壽春爲佐數年九年爲寧蠻長史廣平太守雍州刺史王奐事難叔業率部曲於城內起義上以其有幹用仍留爲晉安王征北諮議領中兵扶風太守遷晉熙王冠軍司馬延興元年加寧朔將軍司馬如故叔業早與高宗接事高宗輔政厚任叔業以爲心腹使領軍掩襲諸蕃鎮叔業盡心用命建武二年虜圍徐州叔業以軍主隸右衛將軍蕭坦之救援叔業攻

虜淮柵外二城剋之賊衆赴水死甚衆除黃門侍郎上  
以叔業有勲誠封武昌縣伯五百戶仍爲持節督徐州  
軍事冠軍將軍徐州刺史四年虜主寇沔北上令叔業  
援雍州叔業啓北人不樂遠行唯樂侵伐虜界則雍司  
之賊自然分張無勞動民向遠也上從之叔業率軍攻  
虹城獲男女四千餘人徙督豫州輔國將軍豫州刺史  
持節如故永泰元年叔業領東海太守孫令終新昌太  
守劉思効馬頭太守李僧護等五萬人圍渦陽虜南兗  
州所鎮去彭城百二十里僞兗州刺史孟表固守拒戰  
叔業攻圍之積所斬級高五丈以示城內又遣軍主蕭  
瓚成寶真分攻龍亢戍卽虜馬頭郡也虜閉城自守僞  
徐州刺史廣陵王率二萬人騎五千匹至龍亢瓚等拒  
戰不敵叔業三萬餘人助之數道攻虜虜新至營未立  
於是大敗廣陵王與數十騎走官軍追獲其節虜又遣  
僞將劉藻高忽繼至叔業率軍迎擊破之再戰斬首萬  
級獲生口三千人器仗驢馬絹布千萬計虜主聞廣陵  
王敗遣僞都督王肅大將軍楊大眼步騎十餘萬救渦  
陽叔業見兵盛夜委軍遁走明日官軍奔潰虜追之傷  
殺不可勝數日暮乃止叔業還保渦口上遣使慰勞高  
宗崩叔業還鎮少王卽位誅大臣京師屢有變發叔業

登壽春城北望肥水謂部下曰卿等欲富貴乎我言富貴亦可辦耳永元元年徙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南兗州刺史將軍持節如故叔業見時方亂不樂居近蕃朝廷疑其欲反叔業亦遣使參察京師消息於是異論轉盛叔業兄子植颺竝爲直閣殿內驅使慮禍至棄毋奔壽陽說叔業以朝廷必見掩襲徐世勰等慮叔業外叛遣其宗人中書舍人裴長穆宣旨許停本任叔業猶不自安而植等說之不已叔業憂懼問計於梁王梁王令遣家還都自然無患叔業乃遣子芬之等還質京師明年進號冠軍將軍傳叔業反者不已芬之愈懼復奔壽春於是發詔討叔業遣護軍將軍崔慧景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蕭懿督水陸衆軍西討頓軍小岨叔業病困植請救魏虜送芬之爲質叔業尋卒虜遣大將軍李醜揚大眼二千餘騎入壽春初虜主元宏建武二年至壽春其下勸攻城宏曰不須攻後當降也植等皆還洛陽

崔慧景字君山清河東武城人也祖構奉朝請父系之州別駕慧景初爲國子學生宋泰始中歷位員外郎稍遷長水校尉寧朔將軍太祖在淮陰慧景與宗人祖思同時自結太祖欲北渡廣陵使慧景具船於陶家後渚

事雖不遂以此見親除前軍沈攸之事平仍出爲武陵  
王安西司馬河東太守使防扞陝西昇明三年豫章王  
爲荊州慧景留爲鎮西司馬兼諮議太守如故太祖受  
禪封樂安縣子三百戶豫章王遣慧景奉表稱慶還京  
師太祖召見加意勞接轉平西府司馬南郡內史仍遷  
爲南蠻長史加輔國將軍內史如故先是蠻府置佐資  
用甚輕至是始重其選建元元年虜動豫章王遣慧景  
三千人頓方城爲司州聲援虜退梁州賊李烏奴未平  
以慧景爲持節都督梁南北秦沙四州軍事西戎校討  
梁南秦二州刺史將軍如故救荊州資給發遣配以實  
甲千人步道從襄陽之鎮初烏奴屢爲官軍所破走氏  
中乘間出擾動梁漢據關城遣使詣荊州請降豫章王  
不許遣中兵參軍王圖南率益州軍從劔閣掩討大摧  
破之烏奴還保武興慧景發漢中兵衆進頓白馬遣支  
軍與圖南腹背攻擊烏奴大敗遂奔於武興世祖卽位  
進號冠軍將軍在州蓄聚多獲珍貨永明三年以本號  
還遷黃門郎領羽林監明年遷隨王東中郎司馬加輔  
國將軍出爲持節督司州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母  
喪詔起復本任慧景每罷州輒傾資獻奉動數百萬世  
祖以此嘉之九年以本號徵還轉太子左率加通直常

侍明年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是時虜將南侵王出慧  
景爲持節督豫州郢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諸軍  
事冠軍將軍豫州刺史鬱林卽位進號征虜將軍慧景  
以少主新立密與虜交通朝廷疑懼高宗輔政遣梁王  
至壽春安慰之慧景遣密啓送誠勸進徵還爲散騎常  
侍左衛將軍建武二年虜寇徐豫慧景以本官假節向  
鍾離受王玄邈節度尋加冠軍將軍四年遷度支尚書  
領太子左率冬虜主攻沔北五郡假慧景節率衆二萬  
騎千匹向襄陽雍州衆軍竝受節度永泰元年慧景至  
襄陽五郡已沒加慧景平北將軍置佐史分軍助戍樊

城慧景頓渦口村與太子中庶子梁王及軍主前寧州  
刺史董仲民劉山陽裴颺傅法憲等五千餘人進行鄧  
城前參騎還稱虜軍且至須臾望數萬騎俱來慧景據  
南門梁王據北門令諸軍上城上時慧景等蓐食輕行  
皆有饑懼之色軍中北館客三人走投虜具告之虜僞  
都督中軍大將軍彭城王元勰分遣僞武衛將軍元蚪  
趣城東南斷慧景歸路僞司馬孟斌向城東僞右衛將  
軍播正屯城北交射城內梁王欲出戰慧景曰虜不夜  
圍人城待日暮自當去也旣而虜衆轉盛慧景於南門  
拔軍衆軍不相知隨後奔退虜軍從北門入劉山陽與



部曲數百人斷後死戰虜遺鎧馬百餘匹突取山陽山陽使射手射之三人倒馬手殺十餘人不能禁且戰且退慧景南出過閭溝軍人踏藉橋皆斷壞虜軍夾路射之軍主傅法憲見殺赴溝死者相枕山陽取襖仗填溝乘之得免虜主率大衆追之曠時虜主至河北圍軍主劉山陽山陽據城苦戰至暮虜乃退衆軍恐懼其文皆下船還襄陽東昏卽位改領右衛將軍平北假節如故未拜永元元年還護軍將軍尋加侍中陳顯達反加慧景平南將軍都督衆軍事屯中堂時輔國將軍徐世檨專執號令慧景備員而已帝旣誅戮將相舊臣皆盡慧

景自以年宿位重轉不自安明年裴叔業以壽春降虜改授慧景平西將軍假節侍中護軍如故率軍水路征壽陽軍頓白下將發帝長圍屏除出琅邪城送之帝戎服坐城樓上召慧景單騎進圍內無一人自隨者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慧景旣得出甚喜子覺爲直閣將軍慧景密與期四月慧景至廣陵覺使出奔慧景過廣陵數十里召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顧託之重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宗社何如衆皆響應於是回軍還廣陵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開門納之帝聞變以征虜將軍右衛將

軍左興盛假節督京邑水陸衆軍慧景停二日便收衆  
濟江集京口江夏王寶玄又爲內應合二鎮兵力奉寶  
玄向京師臺遣驍騎將軍張佛護直閣將軍徐元稱屯  
騎校尉姚景珍西中郎參軍徐景智游盪軍主董伯珍  
騎官桓靈福等據竹里爲數城寶玄遣信謂佛護曰身  
自還朝君何意苦相斷遏佛護荅曰小人荷國重恩使  
於此創立小戍殿下還朝但自直過豈敢干斷遂射慧  
景軍因合戰慧景子覺及崔恭祖領前鋒皆愴楚善戰  
又輕行不爨食以數舫緣江載酒肉爲軍糧每見臺軍  
城中煙火起輒盡力攻擊臺軍不復得食以此饑困元  
稱等議欲降佛護不許十二日恭祖等復攻之城陷佛  
護單馬走追得斬首徐元稱降餘軍主皆死慧景至臨  
沂令李玉之發橋斷路慧景收殺之臺遣中領軍王瑩  
都督衆軍據湖頭築壘上帶蔣山西巖實甲數萬慧景  
至查礪竹塘人萬副兒善射獵能捕虎投慧景曰今平  
路皆爲臺軍所斷不可議進唯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  
不意耳慧景從之分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  
鼓叫臨城中臺軍驚恐卽時奔散帝又遣右衛將軍左  
興盛率臺內三萬人拒慧景於北籬門望風退走慧景  
引軍入樂遊苑恭祖率輕騎十餘匹突進北掖門乃復

出宮門皆閉慧景引衆圍之於是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與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舫中慧景擒殺之宮中遣兵出盪不尅慧景燒蘭臺府署爲戰場守衛尉蕭暢屯南掖門處分城內隨方應擊衆心以此稍安慧景稱宣德太后令廢帝爲吳王時巴陵王昭胄先逃民間出投慧景慧景意更向之故猶豫未知所立竹里之捷子覺與恭祖爭勲慧景不能決恭祖勸慧景射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力不從其計性好談義兼解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恭祖深懷怨望先是衛尉蕭懿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自

歷陽步道征壽陽帝遣密使告之懿率軍主胡松李晟士等數千人自采石濟岸頓越城舉火臺城中鼓叫稱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軍令不得渡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至是恭祖請擊義師又不許乃遣子覺將精手數千人渡南岸義師昧旦進戰數合士皆致死覺大敗赴淮死者二千餘人覺單馬退開桁阻淮其夜崔恭祖與驍將劉靈運詣城降慧景衆情離壞乃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渡江城北諸軍不知猶爲拒戰城內出盪殺數百人義軍渡北岸慧景餘衆皆奔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軍旅散在京師不爲營壘及走

衆於道稍散單馬至鱣浦爲漁父所斬以頭內鱣魚籃  
擔送至京師時年六十三追贈張佛護爲司州刺史左  
興盛豫州刺史竝征虜將軍徐景智栢靈福屯騎校尉  
董伯珍員外郎李玉之給事中其餘有差恭祖者慧景  
宗人驍果便馬稍氣力絕人頗經軍陣討王敬則與左  
興盛軍容袁文曠爭敬則首訴明帝曰恭祖禿馬絳衫  
手刺倒賊故文曠得斬其首以死易勲而見枉奪若失  
此勲要當刺殺左興盛帝以其勇健謂興盛曰何容令  
恭祖與文曠爭功遂封二百戶慧景平後恭祖繫尚方  
少時殺之覺亡命爲道人見執伏法臨刑與妹書曰捨

逆旅歸其家以爲大樂况得從先君遊太清乎古人有  
力扛周鼎而有立錐之歎以此言死亦復何傷平生素  
心士大夫皆知之矣旣不得附驥尾安得施名於後世  
慕古竹帛之事今皆亡矣慧景妻女亦頗知佛義覺弟  
偃爲始安內史藏竄得免和帝西臺立以爲寧朔將軍  
中興元年詣公車門上書曰臣竊惟太祖高宗之孝子  
忠臣而昏主之賊臣亂子者江夏王與陛下先臣與鎮  
軍是也臣聞堯舜之心常以天下爲憂而不以位爲樂  
彼孑然之舜壘畝之人猶尚若此况祖業之重家國之  
切江夏旣行之於前陛下又蹈之於後雖成敗異術而

所由同方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天下纖介之屈尚望陛下申之絲髮之寃尚望陛下理之况先帝之子陛下之兄所行之道卽陛下所由哉如此尚弗恤其餘何幾哉陛下德侔造化仁育羣生雖在昆蟲草木有不待其所者覽而傷焉而况乎友愛天至孔懷之深夫豈不懷將以事割此實左右不明未之或詳惟陛下公聽竝觀以詢之芻蕘羣臣有以臣言爲不可乞使臣廷辯之則天人之意塞四海之疑釋必若不然倖小民之無識耳使其曉然知此相聚而逃陛下以責江夏之寃朝廷將何以應之哉若天聽沛然回光發惻愴之詔而使

東牟朱虛東襄儀父之節則荷戈之士誰不盡死愚戇之言萬一上合事乞留中事寢不報偃又上疏曰近冒陳江夏之寃定承聖詔已有褒贈此臣狂踈之罪也然臣所以諮問者不得其實罪在萬沒無所復云但愚心所恨非敢以父子之親骨肉之間而僥幸曲陛下之法傷至公之義誠不曉聖朝所以然之意若以狂王雖狂而實是天子江夏雖賢實是人臣先臣奉人臣逆人君以爲不可申明詔得矣然未審陛下亦是人臣不而鎮軍亦復奉人臣逆人君今之嚴兵勁卒方指於象魏者其故何哉臣所不死苟存視息非有他故所以待皇運

之開泰申冤魂之枉屈今皇運既已開泰矣而死於社稷盡忠反以爲賊臣何用此生陛下世矣臣聞王臣之節竭智盡公以奉其上居股肱之任者申理冤滯薦達羣賢凡此衆臣夙興夜寐心未嘗須臾之間而不在公故萬物無不得其理而頌聲作焉臣謹案鎮軍將軍臣穎胃宗室之親股肱之重身有伊霍之功荷陛下稷且之任中領軍臣衍受帷幄之寄副宰相之尊皆所以棟梁朝廷社稷之臣天下所當遑遑匪懈盡忠竭誠欲使萬物得理而頌聲大興者豈復宜踰此哉而同知先臣股肱江夏臣濟王室天命未遂王亡與亡而不爲陛下弊然一言知而不言是不忠之臣不知而言乃不智之臣此而不知將何所知如以江夏心異先臣受制臣力則江夏同致死斃聽可昏政淫刑見殘無道然江夏之異以何爲明孔呂二人誰以爲戮手御麈幡言輒任公同心共志心若膠漆而以爲異臣竊惑焉如以先臣遣使江夏斬之則征東之驛何爲見戮陛下斬征東之使寔許山陽江夏違先臣之請實謀北奔天命有歸故事業不遂耳天唯聖人乃知天命守忠之臣唯知盡死安顧成敗詔稱江夏遭時屯故跡屈行令內恕探情無玷純節今茲之旨又何以處鎮軍哉臣所言畢矣乞就湯

鑊然臣雖萬沒猶願陛下必申先臣何則惻愴而申之則天下伏不惻愴而申之天下之人北面而事陛下者徒以力屈耳先臣之忠有識所知南史之筆千載可期亦何待陛下屈申而爲褒貶然小臣惓惓之愚爲陛下計耳臣之所言非孝於父實忠於君唯陛下熟察少留心焉臣頻觸宸嚴而不彰露所以每上封事者非自爲驚地猶以春秋之義有隱諱之意也臣雖淺薄然今日之事斬足斷頭殘身滅形何所不能爲陛下耳臣聞生人之死肉人之骨有識之士未爲多感公聽竝觀申人之寃秉德任公理人之屈則普天之人爭爲之死何則理之所不可以已也陛下若引臣寃免臣兄之罪收往失發惻愴之詔懷可報之意則桀之犬實可吠堯跖之客實可刺由又何況由之犬堯之客臣非舛生實爲陛下重此名於天下已成之基可惜之寶莫復是加寢明寢昌不可不循寢微寢滅不可不慎惟陛下熟察詳擇其衷若陛下猶以爲疑鎮軍未之允決乞下征東共詳可否無以向隅之悲而傷陛下滿堂之樂何則陛下昏王之衆江夏亦昏王之弟鎮軍受遺託之恩先臣亦荷顧命之重情節無異所爲皆同殊者唯以成敗仰資聖朝耳臣不勝懇忠請使羣臣廷辯者臣乞專令一人精

賜本語僥幸萬一天聽昭然則軻沈七族離燔妻子人以爲難臣豈不易詔報曰具卿寃切之懷卿門首義而旌德未彰亦追以慨然今當顯加贈諡偃尋下獄死張欣泰字義亨竟陵人也父興世宋左衛將軍欣泰少有志節不以武業自居好隸書讀子史年十餘詣吏部尚書褚淵淵問之曰張郎弓馬多少欣泰答曰性怯畏馬無力牽弓淵甚異之辟州主簿歷諸王府佐元徽中興世在家擁雍州還資見錢三千萬蒼梧王自領人劫之一夜垂盡興世憂懼感病卒欣泰兄欣華時任安成郡欣泰悉封餘財以待之建元初歷官寧朔將軍累除尚書都官郎世祖與欣泰早經款遇及卽位以爲直閣將軍領禁旅除豫章王太尉參軍出爲安遠護軍武陵內史還復爲直閣步兵校尉領羽林監欣泰通涉雅俗交結多是名素下直輒遊園池著鹿皮冠衲衣錫杖挾素琴有以啓世祖者世祖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後從事駕出新林敕欣泰甲仗廉察欣泰停仗於松樹下飲酒賦詩制局監呂文度過見啓世祖世祖大怒遣出外數日意稍釋召還謂之曰卿不樂爲武職驅使當處卿以清貫除正員郎永明八年出爲鎮軍中兵參軍南平內史巴東王子響殺僚佐上遣中庶子胡諧之西討



使欣泰爲副欣泰謂諧之曰今太歲在西南途歲行軍  
兵家深忌不可見戰戰必見危今段此行勝旣無名負  
誠可恥彼凶狡相聚所以爲其用者或利賞逼威無由  
自潰若且頓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擒也諧之不  
從進屯江津尹畧等見殺事平欣泰徙爲隨王子隆鎮  
西中兵改領河東內史子隆深相愛納數與談宴州府  
職局多使關領意遇與謝朓相次典籤密以啓聞世祖  
怒召還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岡下面接松山欣泰負弩  
射雉恣情閑放衆伎雜藝頗多閑解明帝卽位爲領軍  
長史遷諮議參軍上書陳便宜二十條其一條言宜毀

廢塔寺帝竝優詔報答建武二年虜圍鍾離城欣泰爲  
軍主隨崔慧景救援欣泰移虜廣陵侯曰聞攻鍾離是  
予之深策可無謬哉兵法云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  
豈不聞之乎我國家舟舸百萬覆江橫海所以案甲於  
今不至欲以邊城疲魏士卒我且千里運糧行留俱弊  
一時霖雨川谷涌溢然後乘帆渡海百萬齊進子復奚  
以御之乃令魏主以萬乘之重攻此小城是何謂歟攻  
而不拔誰之恥邪假令能拔子守之我將連舟千里舳  
艦相屬西過壽陽東接滄海仗不再請糧不更取士卒  
偃卧起而接戰乃魚鱉不通飛鳥斷絕偏師灌左其不

能守較可知矣如其不拔吾將假法於魏之有司以請  
子之過若挫兵夷衆攻不卒下驅士填隍拔而不能守  
則魏朝名士其當別有深致乎吾所未能量昔魏之大  
武佛狸傾一國之衆攻十雉之城死亡大半僅以身返  
既智屈於金墉亦雖拔而不守皆筭失所爲至今爲笑  
前鑒未遠已忘之乎和門邑邑戲載任意虜旣爲徐州  
軍所挫更欲於邵陽洲築城慧景慮爲大患欣泰曰虜  
所以築城者外示矜大實懼我躡其後耳今若說之以  
彼此各願罷兵則其患自息慧景從之遣欣泰至虜城  
下具述此意及虜引退而洲上餘兵萬人求輸五百匹

馬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慧景曰歸師勿遇古  
人畏之死地之兵不可輕也勝之旣不足爲武敗則徒  
喪前功不如許之慧景乃聽虜過時領軍蕭坦之亦援  
鍾離還啓明帝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放而  
不取帝以此皆不加賞四年出爲永陽太守永元初還  
都崔慧景圍城欣泰入城內領軍守備事寧除輔國將  
軍廬陵王安東司馬義師起以欣泰爲持節督雍梁南  
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雍州刺史將  
軍如故時少帝昏亂人情咸伺事隙欣泰與弟前始安  
內史欣時密謀結太子右率胡松前南譙太守王靈秀

直閣將軍鴻選合德王帥苟勵直後劉靈運等十餘人  
竝同契會帝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茹法珍梅  
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等十餘人相  
送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懷刀於座斫元嗣頭墜果粹中  
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傷刺數瘡手指皆墮居士踰牆  
得出茹法珍亦散走還臺靈秀仍往石頭迎建安王寶  
寅率文武數百唱警蹕至杜姥宅欣泰初聞事發馳馬  
入宮與法珍等在外城內處分必盡見委表裏相應因  
行廢立既而法珍得反處分閉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  
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城外衆尋散少日事覺詔收欣泰

胡松等皆伏誅欣泰少時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年裁  
三十後屋瓦墮傷額又問相者云無復公相年壽更增  
亦可得方伯耳死時年四十六  
史臣曰崔慧景宿將老臣憂危昏運回董御之威舉晉  
陽之甲乘機用權內襲少主因樂亂之民藉淮楚之剽  
驍將授首羣帥委律鼓鼙謹於宮寢戈戟時於城隍陵  
埤負戶士衰氣竭屢發銅虎之兵未有釋位之援勢等  
易京魚爛符蓋征虜將軍投袂以先國急束馬旅師橫  
江競濟風驅電掃制勝轉丸越城之戰旗獲蔽野津船  
之捷獻俘象魏瞻塵望燧窮壘重關戮帶定襄曾未及

此盛矣哉相文異世也

贊曰叔業外叛淮肥失險慧景倒戈宮門晝掩欣泰倉卒霜刃不染實起時昏堅冰互漸

南齊書卷五十一終

